



皇明輔世編卷之二

明太常毘陵唐鶴徵編纂 門人同邑陳睿謨評梓

李文達賢

李賢字原德河南南陽府鄧州人、生而器宇凝重、不妄舉止、嘗得劇疾、太夫人葉危之、有老嫗來視曰、此非凡子也、勿憂言已、卽去、明日而愈、人以為神、七歲知向學、稍長入為州學生、學業騰起、一時師友皆莫敢與齒、宣德壬子河南鄉試第一、癸丑舉進士、奉命察山西河津蝗災、時學士薛瑄以御史家居、賢往造之、叩質所疑、瑄亟稱之、以為英悟淳確、非流輩可及、英宗皇帝嗣統、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保民禽獸夷狄、雖聖人一眇同仁、其施也必繇親

及疏未有民不得所而先養禽獸者。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之者寡；況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執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斷自宸衷，爲萬世計，勅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亦可以消未萌之患。蓋賢筮仕，卽有志當世如此，雖議不行而已。已之變畿內，韃官羣起，煽亂應虜，賢言始驗。正統丙辰，授吏部驗封司主事，會有旨文武誥勅三年不得請，必候九年，賢以職任所在，復上言：此獎勵臣下之法，若候九年得者，恒少，不得者恒多。廉貪不分，勸懲不立，乞仍舊便。後卒從賢言。賢又言：國家

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可謂舛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多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後數年，詔新太學，實自賢發之。乙丑，陞考功郎中，踰兩月，丁母憂。久之，轉文選司郎中，候終制赴京。賢官吏部更三任，率公暇，手不釋卷。尚書王直以公輔期之，而少師楊士奇每以不識賢爲歉。南陽知府陳正倫，士奇友也，因邀賢往見之，賢不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知也。士大夫兩賢之，已。秋，虜寇大同，英宗皇帝親征，吏部侍郎當扈從，以疾告，賢代之。行，上北狩，扈從官多罹其難，賢瀕死而還。景泰初年，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欲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

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利弊生民休戚中外
進言已詳然有關於上之心者或畧臣以爲陛下下一身國家
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正
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給事
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覽納乃復取奏入命翰
林繕寫置左右焉辛未虜遣使求通好有詔絕之令廷臣共議長
策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中國長策惟
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者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
火鎗是也臣觀車製四圍箱板內藏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窓長一
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

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
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
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之彼若遠避我勢益張我威
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然此策固善又在將士者何如夫今之
將士猶古將士而朝廷於將帥特彰剖封之典於士卒頻加賞勞
之恩待之厚矣然不能一爲國家復仇雪恥此忠臣義士所以扼
腕而不能安寢也乞詔加獎諭仍飭中外將臣言采取而行是歲
冬以合廷薦陞兵部左侍郎壬申奉命察四川有司之不職者癸
酉還京轉戶部右侍郎賢以虜欲無紀不宜終徇上疏言北酋也
先近殺其主併吞諸夷包藏禍心其志非小若只聽其講和貢馬

皇明神宗 卷之二
圖金帛之利。茂敬順之誠。增數冒名。曾無定約。竭生靈之膏血。供無厭之貪求。醜類日見。盛強中國。日加罷敝。持此悠悠。實非良慮。惟陛下奮仁者之勇。勵總戎之臣。惕然於心。不可自逸。觀釁而動。以挫長驅之勢。振中國之威。則夷狄之心自懾。方來之患自弭。詔下兵部。少保于謙。以賢言爲然。請下其章。以勵重臣。甲戌。轉吏部右侍郎。詔頒君鑑錄於羣臣。賢擇其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又詮其最切者數事。曰鑑古錄上之。英宗復位。輔臣多竄。遂以人望召賢。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左右有欲以汪后殉葬者。上問武功伯徐有貞及賢。賢言景泰初。汪妃雖立爲后。卽遭幽廢。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

所不堪。况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爲宜厚遇之。上憮然。以賢言爲是。乃令出居舊王府。逮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下獄。尋令致仕。時富被石亨姪叅將石彪奏害。自大同逮至京。上問賢曰。此人如何。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上曰。此必石彪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遣官體勘。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歸。亨因此與賢不合。亨請盡罷各邊各省巡撫。及提督軍務等官。山東奏民饑。雖得內帑銀三萬而不足。上復召有貞及賢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饑者。賢言天下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死而不拯也。因噎廢食。豈爲人上之理。上深以爲然。命增銀四萬。

兩饑民全活甚衆。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上復辟爲
已功，竊弄威福。上漸不能堪，乃密語有貞及賢，宜協心輔朕。賢
自念遭遇不偶，凡事一以至公處之。吉祥與亨滋不悅，亨率兵西
征，御史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上嘉其敢言，令吏部
識其名，將擢用之。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不法，亨遂
與吉祥謀，此必有貞及賢所使，相與愬於上。言已有迎復功，爲
有貞賢等所傾，將俾臣等無恙。類因伏地流涕不已，乃傳旨收瑄
及鵬等十三道御史下錦衣，究主使，遂併有貞及賢下獄。其日風
雷雨雹大作，損殿宇，公署瓦木吉祥之門老樹皆折，亨宅水深數
尺，甚異。上知天怒在此，亨等友言上天亦怒賢等，雖強解釋然

不自安，明日言於上，釋之。詔俱謫外任，賢謫福建布政司叅政，
將辭。吏部尙書鹽山王翱是日得專對語有間，上曰：「李某與有
貞雖同事，未嘗阿比。」王翱因頓首力言賢淳謹可大用。上領之，
翱請改賢南吏部，意令遠去避禍。上顧不喜，曰：「南京遠，仍留爲
吏部左侍郎，享吉祥又大恨。顧上意屬賢，不得已，匿怨接殷勤，
得同召對，輒喜，獨召賢，卽不喜，疑賢短毀之也。踰月，承天門災，詔
復賢尙書學士，賢上章懇辭，不允。時石亨張軌輩每朝退，頻入見，
或因小事私情，或無事亦報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畏而趨之。
上厭之，召賢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
官無事亦頻來，甚不宜。蓋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然後

皇明輯世編 卷之二
往。上覺其意，故召諭之。上自此親信賢，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賢，以爲可用，之不則不用。皇太子將出閣，賢請擇學術端良之士備輔導，乃上劉詡等數人爲坊官。上仍命賢總之，日授書正字於文華殿。上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先大學尚書。上曰：經書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明白易曉，可先講讀。時崇仁處士吳與弼以薦至京，上喜其來，問賢曰：與弼當授何官？賢曰：與弼純儒，必能成就君德。授春坊諭德，專輔青宮，爲宜。與弼固辭不受，賢叩其故。與弼謂：敕書太重，以伊傅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權輿之意。今必欲如傳說爰立

作相，亦難。旣稱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官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致，不然所辭不允，亦當就職。以答朝廷至意。與弼亦不從，乞歸田里。復請殉其志，以勵士節。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左右多以爲不可。召問賢，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太祖在天之靈寔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出入自便。初，石亨等革去各邊文臣巡撫軍官，縱肆貪暴，士卒疲憊，邊徼騷然。上召賢曰：自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然變更，今乃知其謬。卿與王翱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上定浙江布政白圭任遼東，山東布政王宇任宣府，僉都御史李兼任大同，監察御史陳瑄任延綏，山西布政陳

翌任寧夏陝西布政芮釗任甘肅以京官巡撫其地一時號稱得人尋命賢督修大明一統志翰林實儒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薄之流無繇而退至是重修通志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可居此托闔院達其意願補外職賢乃言於上命吏部因才補職翰林一清御史劉濬劾太傅安遠侯柳溥敗軍之罪上怒曰與賊遇安能保其無損且將較聞濬言豈不解體欲逮繫濬賢曰耳日之任職所當言惟明主用其是舍其非而已不當見譴石亨等因譖賢阿文臣上知賢深譖不行而以賢言薄責濬已而溥還自陝西上曰溥為主將畏縮致敗不罪之何以警眾諭言官

發近臣之弊最難

廷劾之奪其太傅景泰間三年一度僧數萬及天順二年如期來集賢言於上曰此輩有損無益宜俟十年一度擅自披剃二十以上者俱令還俗違者發邊衛克軍著為令上一日屏去左右召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因言今天下頗安惟有一害上曰何害賢言錦衣官較差出抄提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無厭有司不勝其擾上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事不遣或謂賢招怨賢曰此弊九重之遠何繇得聞賢既得親近豈忍隱蔽不言乎若除此害怨亦不辭初上於便殿屏人謂賢曰吉祥好預國政聞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奈何賢曰惟在獨斷可以已之上曰非不自斷某事某事皆不從其請但聽之則悅不聽則怫然見於辭色

賢曰於理果不可行且從容論之自古人主權不下移若陛下果能自攬每事自斷以公處之則彼之勢漸消而趨附之人亦自少矣上曰朕意亦然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出鎮大同諷大同巡撫薦已上廉其詐并違亨置於法上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况景泰不諱陛下正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心願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賴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陛下於何地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要臣與

正大之論

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若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雖欲陞賞以誰為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之事致于天象而羣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賄何繇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擠排之禍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繇此而盛易曰開國家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為尤信上悚然大悟時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宜核究上召賢曰此事可行否恐驚動人心賢曰若顯究則不可此等久不能安欲自首猶豫未決若許令自首免罪則安矣上從之於是冒報陞職四千餘人盡首改正或有議追其支過俸糧者賢不可而止前此賢封贈恩詣京謝至是陞辭上特賜寶鑑三千貫因

法行而他
患不起全
用此等妙

顧謂賢曰先生已盡天倫之樂乎賢頓首曰臣父子所以有今日者皆陛下之賜賜甲第一區賢懇辭上曰聞卿舊宅去朝頗遠特賜近居以便宣召不允辭遷居之日上及皇太子皆有落成之賚賢以朝覲官黜陟之典往往行故事無以示懲力言於上罷不職者數百人旌異者十人賜宴禮部上命賢與王翱主之吏部初奏擬賈銓為戶部尚書上問賢賢以銓貌不稱對乃用為右副都御史上命賢擇可為戶部尚書者賢以山東副都御史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左右不悅富者甚眾謂賢曰上不喜此人不宜再舉未及言於上一日上召賢曰戶部之缺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眾愈見其賢上曰富之執法正

是漢文細
柳棘門遺
旨

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遂召用之四年庚辰虜酋孛來寇大同守將失利遂深入鴈門烽火徹於京師民驚道不可止上初謂此虜窮乏不過在邊掠牛羊而去賢言於上曰京師宜出軍於紫荆倒馬二關駐劄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虜知懼不得久留深入會兵部奏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賊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荆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虜既有獲又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勅二關軍赴鴈門人恃以不恐既而虜亦引去五年辛巳虜西寇涼州莊浪賢知上以虜入為憂陳邊事五條上從之遣懷寧伯孫鐘率兵往禦時江南北大水加以師旅賢言宜布寬恤之典遂罷天下所取花木

板枋之類及斲免採柴追馬清匠刷卷諸事而採柴一歲省銀三千餘兩。上謂賢曰：今府庫錢糧所入少，所出多，卽軍官一季額銀十四萬餘兩，奈何？賢曰：自古國家甚畏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兵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員。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無事然，令其不覺可也。上領之。賢又言：官軍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自古有軍功者，雖有金書鐵券，誓以求存，然其子孫不一再傳，犯法卽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上曰：此事固可慮，當徐爲之。吉祥從

附錄四
皇朝文獻

子昭武伯欽殺人，事覺，御史劾之。上雖見原，而特下詔戒諭，勳臣欽益懼，與吉祥養死士，謀不軌，欲幽上於南宮而立。皇太子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爲亂，害朝臣之素有憾者，擊賢傷首及耳，且持賢謂曰：某等迫於讒間，不得已爲此，請入疏以申救。賢曰：爾旣殺仇，償怨能止戈，及正我當言之。上得疏，乃知賢在，甚喜。旣脫於難，上亟召之入宮，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惟權姦欲塞之，以遂其非，繇是陷於大惡而不悟，自石亨等排黜大臣，言路閉塞，其流遂至此極。上悉報可，下寬恤條，而以開言路殿焉。上念賢忠勤，下勅加太子少保，賢懇辭不允。一日，上與賢從

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容賢曰此人可取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已任誰肯出者惟容自奮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容於陳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能及上曰固忠臣也賢以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不可輕出請復都御史王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禦虜虜引去邊臣尹旻請罷兵議者懼有後警賢上言兵在外可蹙而不可久蹙則為壯久則為老且虜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更無休息之期况人民供輸疲困已極宜乘河開班師使民得屯種為便上命廷臣議卒從賢言聖烈慈壽皇太后崩上見賢

確見

善引

所服斬衰與眾異取視之乃知賢服制令古即取賢服著為法令宮中悉易之孟冬享太廟適大喪禮未終上以問賢賢言宜俟釋服後庶人情事理兩安上曰微公言幾昧於理七年癸未春上以足疾不視朝召賢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可乎賢曰亦須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上至齋宮召賢曰朕惟俯伏艱於起身欲令一人扶之若何賢曰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竣事而還二日晦夜賢聞空中有聲明日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陛下憫念黎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上覽之召賢曰此事正須先生言先生不言誰復言者其具寬恤事條密

封以來。賢遂疏十事。一請清淹禁罪人。二止銀場煎辦。三停歲造紙劄。四蠲被災糧。五弛芻米之徵。六罷虧損馬匹。七飭邊撫恤兵民。八命有司存恤流移。九戒御史察貪吏。十禁外官因事科歛。上曰。朕締觀之。皆實惠也。卽詔天下賢。又請罷江南所造段匹。及燒磁器。清錦衣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貢。止下番所遣使臣。停內外買辦採辦。上不從。賢執之數四。止取前一條行之。左右見賢力爭。皆寒心。同列亦爲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係於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然上聖明。亦不以爲忤也。上以_係母后胡氏_宣因疾請闕尊號。靜慈仙師非令。與欲上皇后尊諡。而左右以爲不便。一日召問賢。賢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寔臨之。然臣之愚。必須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之式。庶幾稱陛下之明孝。不然爲虛名。上卽舉行。是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有寵於上。專理詔獄。兼緝事。中外道。路以目賢。嘗以爲言。達銜之。會指揮袁彬爲其所誣。下獄。有彩漆軍匠楊暄。抹之。上命達逮訊。達欲并傾賢。林暄使誣賢爲草奏。狀狀牽捕數十人。勢危甚。暄佯諾之。且曰。若多官廷鞫之。我對衆言。彼無所逃罪矣。上命廷鞫之。暄遂大聲曰。此達所教也。賢以事白。上疏力辭。且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爲言。上不允。曰。此細故。無用介意。八年春正月。時禁中有讒言。謂茂陵不宜復在東宮者。上疑之。一日。上不豫。卧便殿。召賢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

者及搖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賢
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曰謝
謝。太子謝。上抱上足泣。上亦泣。讒竟不得行久之。上
疾劇命中官以遺詔示賢十七日。上賓天後五日。憲宗嗣位。
有欲專致隆於上生母者賢曰天子新卽位四海顛望凡事
宜悉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脫或不然則當尊母妃爲太
后於皇后爲皇太后上加二字以別之卒如賢議尊皇后
爲慈懿皇太后貴妃爲皇太后尋進賢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
殿大學士門達謫成嶺表不知者謂出賢意其黨相與爲匿名文
書指賢姓名欲中之賢不自安懇乞休。上不允下令禁謗議者

時災異層見賢請出宮人以昭聖德又上疏言人君一身天下
之主若行事合宜中外順服不然則人皆離德而欲天下治安不
可得矣治安之本在於德輔養君德又在左右前後皆老成端
謹之人若輕浮生事逢迎取悅供耳目之玩信佛老之言者望卽
日退出毋令隨侍庶於君德無損臣受朝廷祿位爲宗社生民至
計不敢不竭忠盡言惟陛下剛斷而進退之五月五日風電大
作飄瓦拔木上及郊壇賢復疏言天戒顯赫如此惟陛下勉
加修省雖在閒靜之中嘗如對越之際不可與左右狎亦不可聽
其誘而寵用之惟日與老成之臣講論修德行政念茲在茲頃刻
不怠庶回天意賢以疾在告詔免蚤朝尋降勅命知經筵事及總

有定見亦有妙用然此時視天順初爲易行矣

修英宗睿皇帝實錄。有司請造國簿。賢聞之。亟入言。先朝所造車駕。尚有貯內庫。未經御者。今恩詔方頒。百姓甦息未久。奈何復爲此。上卽日寢其旨。皇后吳氏之廢。小人乘機欲害賢者。益甚。上命錦衣衛嚴禁之。且遣衛士夜宿賢第。護賢以行。有內直將軍。愬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陞。今一切褫職。非法意。上念其久於後。特復之。而以迎駕奪門陞者。紛然入愬。不已。賢言於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蚤治之。且復故少保于謙等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上亟是賢言。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琮以下。俱奪爵。蓋賢欲消患於未萌。故於上卽位極言之。繇是洵洵者。

衰息丙戌二月。聞父喪。詔起復。賜賻甚厚。復賜素帛。備途中食用。而令有司爲營葬事。賢上疏言。士見用於盛時者。無分大小。於父母喪。皆得盡三年之制。若臣以所任之事。而不得盡。恐無補於名教。詔卿勿以私恩廢公義。宜抑情遵命。以成大孝。賢復疏言。陛下必欲起臣。以爲國家事重。不得以彼易此。但令內外大臣當任者。皆忠正老成之人。使臣在此。不過贊成其事。卽無臣一人。事不廢。臣之去就。甚輕。昔富弼累詔不起。亦以朝廷有人。不至甚不得已故也。臣之踪跡。類此。乞容臣終制。假使未填溝壑。則驅策駑鈍。以報王。皇上固有日矣。詔賢當深念職任之重。移孝爲忠。不必固請。遂遣太監林興輔行。賢聞故鄉歲祲。加以師旅。請止官營葬。

不從既抵家襄事興即日促賢上道五月至京師入見上慰勞有加賢退卽疏言陛下謂臣可以委托堅使奪情而不知臣寔駑鈍不堪古大臣若張九齡寇準輩雖起復而人不非者良以其人之才足勝重任有益於天下國家如臣不過尋常之流無事之時亦招物議今不獲命則不知者謂臣心寔以此爲榮姑陳奏章免人之議而已乞察臣至情而矜從之奉詔勉留賢復疏言臣累訴衷情而陛下曲加勉諭終不矜允奉誦恩旨涕泗交頤所以不能遵聖訓者區區之心誠有所不忍况臣日迫衰朽縱起供職未必能副陛下盛意徒重臣之慚增臣之罪詔促就任又遣中官至第道上意乃供職修撰羅倫上疏請許賢終制歷陳古今

一生有識
此一謬至

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詣賢私第告以不可賢怒力辭內批出倫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乞留之謂倫所言誠爲天下大計遠慮乞宥以開言路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賢因上道中往來所得軍民利弊八事乞重守令之選毋拘管格以免隳政留河南所運之粟以備民饑停通州諸衛薪炭之徵以蘇民困蠲江南馬戶而復本處民戶代之以均勞佚增天津諸衛及河南榮澤新鄉諸處驛遞以便往來開衛學軍生歲貢以振淹滯上卽命所司議行之是歲秋率廷臣言今天下盜賊未息災傷未止仰惟祖宗創業垂統宮禁甚嚴內外不許混雜府庫克積金銀不肯妄費游

宴有嘗所而不縱情賞賜有嘗規而不濫及至於祖訓一書尤
爲明備惟陛下逐一省覽刻意恭儉以繩祖武以幸天下
方虛已以聽而賢感疾浹旬不愈上遣中官臨問賜尚食及命
御醫日夕診視報狀凡閱月疾亟語第監察御史讓及子璋惟以
國恩未報史事未成爲念以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賜第享年
五十有九贈少師謚文達賢少卽有志聖賢之學爲諸生時提學
者問所志對曰爲學之道當如周子之言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
業其人大異之在吏部徧書箴銘於座右與學士薛暄交厚善務
以性學相切劘而窮理之功益密故言益純學益克立朝四十年
不立黨與惟守一誠不知者始或疑而終大服之無異議自以受

知英宗遂身任天下之重知無不言天下亦倚之爲重雖懼謗
謗處之泰然登對之際氣象從容言詞簡當將順匡正之力甚多
英宗嘗論景泰不與大臣接言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
大臣商確治道所以天下嘗安先儒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
官宮妾之時少於君德方有益又言朕自復位以來未嘗一日忘
南城時每以此戒左右賢曰安樂不忘患難古昔聖賢之君存心
正如此又以戒左右最善又言飲食隨分曾不揀擇衣服亦隨宜
雖着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尤見盛德若朝廷
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節儉是以
當時海內富庶非其餘可及又曰朕於四書尚書皆嘗遍讀如二

內援之實
不可不塞

典三謨皆是格言。賢曰：誠如聖諭。凡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
人爲政之事皆在其中。此時正宜玩味體而行之。英宗每爲首
肯愛惜人才。惟恐弗力。而以獎恬退。勵名節爲先。耿九疇、軒軌皆
以廉介聞。首舉耿爲都御史。軒爲刑部尚書。未幾耿爲石亨所排
斥。軒以權貴侵官。託疾去。又屢言於上而還之。年富亦爲石彪
所陷。彪敗。力言用之。禮部侍郎員缺。禮部郎中李和求近習薦陞。
上問賢何如。對曰：不知其人。臣所知者。學士李紹可任此。因進
言：邇者士風不立。多夤緣以求進。如用紹請於黼座。召吏部面命
之。庶幾士類知警。上從之。命下之日。領朝慄然。政務任九卿議
擬。不相侵奪。時於上前酌可否爲行止。王翱、馬昂在吏兵部皆

今日安得
此盛舉

上信任賢又能調護。以是兩尚書得行其志。其後任事大臣多
賢所薦。已薦矣。其人不知。反有訾賢者。或以告賢。賢曰：吾知用其
才耳。人有善若已出。不白之不已。兩廣兵興。編脩丘濬廣人。具嶺
南事宜告賢。賢奏濬言可用。請付軍中爲平賊之助。遇天變民瘼
憂形於色。每以裁抑浮費蘇息民力爲本。謂內帑財物非濟兵民
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於土木禱祠聲色之用。自賢柄政。前後
發內帑銀。採荒恤邊。凡數十萬計。人有亟難以身。採之而於植臺
諫。慎刑獄。尤惓惓焉。有會試被黜者。訴考官有弊。上不悅。以章
示賢。賢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弊。如臣弟讓亦不在中。列可見其
公。上意方解。言路屢闕。屢闢。而不至於銷鑠。皆賢力主之。惟成

本傳又存

本朝又有
劉魏之事
矣

化初言者歷詆中官之惡謂不可使與國政得外補而或咎賢不
申揀者賢曰此事何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子獨不知
之耶賢一日在內閣時太監曹吉祥嘗在左順門遣使邀賢往賢
語曰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乃令二火者掖賢至賢
云太監誤矣此處乃天子顧問之地某等乃顧問之官太監傳
聖上之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也曹云吾適病
足耳先生幸恕罪其不少徇於中貴如此凡朝廷大政令涉於軍
情邦計者必經賢議而後決天順初虜酋孛來近邊有言傳國璽
在其處石亨請發兵乘機掩取之上爲之動賢曰頻年灾荒府
庫空虛兵民困極宜與體恤且虜近邊未嘗犯塞無故伐之必買

釁况秦璽亡國之物亦不足寶上矍然罷之內府奏乏金用詔
下戶部議請以蘇松嘉湖四府折糧銀折金五萬兩賢曰國家財
賦仰給東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欲折金價必踴貴聞雲南諸夷有
歲辦金銀若以銀折金亦足以克國用松潘羗寇亂已勅三司調
兵勦之久不下賢曰三司頡頏牽制自不能成功若朝廷命一大
臣統之則事定矣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不可不慮上問可
將者賢薦都督許貴遂用之而松潘羗始靖賢每以盈滿爲戒取
小旻詩中語扁其堂曰臨深以寓安不忘危之義雖位及三孤不
治田宅不鬻侍女自號浣齋孝友敦睦之行有人所難者所居圖
書左右口誦手錄雖老不懈每有得卽識之有體驗錄一卷雜錄

皇明朝世編
三卷所備顧問有天順目錄三卷有古穰集若干卷詩冲澹温厚
有和陶詩二卷和杜詩一卷讀易記一卷南陽李氏旅譜若干卷
平居無疾言遠色其容粹然見者如在春風中浮躁者爲之自失
陰狡者爲之中沮論者謂自天順以來所以正君德恤民生進賢
才廣言路抑佞幸却戎狄皆賢之力云其不能無議者南京給事
中王徵等劾賢不職獲罪俱遠調都給事中張寧會大行申揀忤
賢復有忌岳正者爲岳正劾賢疏草賢亦銜之會兵部清黃官缺
尚書王竑偕部院大臣合薦寧堪任僉都正堪任兵部侍郎賢乃
假歷練之說擬旨各陞知府時論譁然爲之不平二人抵任未幾
並引疾致仕不復起不究其用上論惜之

太嘗氏曰文達歷事三朝皆虛懷受善之主委任甚隆蓋人臣
千古之一遇也文達亦盡展生平隨事効力周旋於武功曹石諸
人之間力抗其鋒雖取怨禍曾莫之恤卒能開明奪門之非芟除
倖位廓清朝宇俾利國家之有事以取富貴者杜其邪心功顧不
偉歟一時文武大吏多所薦拔保全鹽山懷遠均州華容之得展
其志說者謂有賴焉何以於羅修撰岳太嘗不可機如是余觀自
來有能宰執遇事多有妙用以彌縫天下之耳目而蓋其缺失獨
於正人少左獨甘心敗露此大學於好惡一念自誠意以至修齊
治平不厭三復爲人告也文達所切磋於文清之學文安在哉

事者餘黨卽爲流言以恐諸論事者。竑與妻子訣曰：吾今事乃忠義所發，忠臣爲國以死爲安，爾爲吾妻子當死節耳。所遺幼穉，寧無尚義者爲吾育耶？遂與諸論事者入朝廷，論以前意。竑還，乃悉心經畫防虜之策。冬，虜犯京師，命竑監守北城軍。當是時，北城諸將獨戰勝，追虜京師解嚴。竑上言：虜去不大挫，必再至，宜亟爲戰守計，勿遂謂無事。陞僉都御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塞時邊軍。洵洵竑以大義開諭，正色以率之，沉靜以鎮之，人心感動。北門屹然，尋病還京。蕭啓代之。景泰二年，總漕淮上三年，兼巡撫，清理鹽法賑濟。時徐淮大饑，民流死者相枕籍。竑盡所以拯荒之術，繼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欲盡發廣運官儲賑之。戶部有

開減青州
官粥便宜
發朱尤同
汲黯

仁哉

主者頗難之。竑曰：民窮至此，吾恐遺憂朝廷，故欲亟發而不吾從。有變必先殺爾以謝衆，吾乃請罪於朝耳。主者不得已從之。近者人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爲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全活者數百萬人。擇醫四十人，空庖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叢冢以葬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或述其行事爲採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之饑，帝於稷輜上閱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饑死矣！後得竑疏，輒開倉賑濟，大喜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竑所至，政先除姦貪，墨吏聞風悉遁。其逮問者無所寬假，閭閻豪右夙肆侵橫者，必捕罪之，相戒不敢。

犯一時吏民畏之如神明。劾巡河御史王岷貪淫，謫岷戍開平。四年，上疏言山東河南東昌開封抵江北徐淮，去年正月大雪異嘗，夏秋雨水，人民廬舍漂蕩，麥稻渰沒，老穉顛連，流徙邇者，新春雨連月，寒沍倍冬，不識天意何在。嘗觀易泰卦象曰：內陽外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卦象曰：內陰外陽，君子道消，小人道長。蓋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今方春陽長，其候類秋冬，是陽盛陰微，殆食祿者君子少，而小人多故也。然小人之行，豈懦而無用，鈍而不敏，訥而無言，愚戇而冒犯天怒者乎？必其欺詐若誠，敬便佞若忠，鯁太貪若廉，大姦若愚，卽書所謂靜言庸違，孔子所謂色厲內荏者是也。伏望皇上念祖宗社稷之重，上天咎徵之戒，責有位之臣，痛

自修省改圖，進君子退小人，俾忠良者任政，姦邪者屏處，又必省刑罰而止聚斂，節財用而抑貢獻，罷無益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庶幾人事修而天變可回，然欲辨君子小人邪正，又必本於聖德之明睿。伏望皇上日親講，臣俾陳二帝三王與祖宗列聖養心修德之要，以清出治之源。則凡君子小人莫逃天鑑矣。臣濫處臺憲，致茲災異，無所逃罪，伏乞罷歸田里。上嘉納，引咎勅諸大臣修省。下有災郡邑賑濟，竝又上疏言饑民流徙就食，臣分遣屬吏治河贍賑。每遇過舟，董令出米為粥，分給賴存活者一百八十五萬八千五百人。勸諭富有力家出米麥穀粟二十五萬七千三百石，銀三千七百七十兩，錢綿布半之。

皇明輯世紀
量給被災者五十五萬七千四百七十九家。缺農具種子七萬四千三百九十三家。亦以官物賑給。民流去撫來復業者五千五百九十三家。他境流冗安輯者萬六百餘家。幸賴聖明盜賊稀少。顧鴻鴈之哀鳴。方息鷓鴣之栖戢。未寧更藉休養。庶底康寧。四年。少保陳循。戶部尚書金濂。皆言。竑心純政平。委曲調劑。弘濟民艱。况總督漕運。姦貪畏憚。兼理巡撫。兵民慕戴。陞副都御史。仍治淮安。上皇復辟。言者追論其犯闕事。謫浙江叅政。尋除名。編管江夏。居半歲。上覽奏疏。見竑有正倫理篤恩義等語。顧左右曰。竑所奏多爲朕也。乃命還河州。天順五年。孛來寇陝西。我兵再敗。京師曹賊反。傷二三大臣。李賢薦起竑視師。會虜退。再蒞淮上。迎拜。

道右者如蟻。歡聲雷動。會漕河涸。禱祀輒大雨。卽日江水漲溢。舟楫通行。凡所措注。威行恩施。聲望益重。會歲大饑。卽先發漕米數萬石。賑後方。具疏劾罪。茂陵卽位。收用名賢。陞兵部尚書。具奏令天下邊將各陳戰守方畧。嚴簡兵馬。勸屯種。復武學。時兩廣大肆劫掠。陝西虜在河套。四川道鐸作亂。廣西湖廣兩省徭徭入境。邊報日至。竑居中調度。規畫允合。事宜都督趙輔。都御史韓雍皆奉廟謨而行。俱成功。凱還時。有條奏密雲古北之邊事者。命下兵部議之。竑謂其言可行。遂以聞。有忤上意。越兩日不報。竑具疏以待。上不加罪。或有爲竑慮者。私謂竑曰。自今凡事宜慎重。事有大利害。可不計耶。竑曰。自今不遇此等事。則已遇此等事。吾

亦如此處之使利害有甚於此者吾亦不計也言者魏服既而上
疏復在京圍營軍士舊額革除諸將私役宿弊及薦修撰岳正都
給事中張寧三事不報竝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
可以行矣遂五上章乞休以歸蓋竝守正嫉邪人知嚴憚不能盡
行其志也正德間謚莊毅與李秉皆一時名臣比居鄉竝抗志寡
交秉出入里閭博奕諧謔竝聞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逐細民戲
狎不自愛秉亦非竝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爲哉
太嘗氏曰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莊毅馬順之粹人以爲
一時感憤云耳不知惟其正直之節根於性生故一發之馬順再
發之司倉者當是時雖死生交於前不知也蓋與客氣之乍盈乍

涸者迥乎寥絕矣世之譚經濟者率謂以員融通變成之而莊毅
乃執一而不撓惟其有諸中者真故動於物者速令之必行諭之
必信俾姦貪闕茸聞風遁跡人人寔心任事民生有不安天下有
不治乎又何必員融通變爲也

商輅字弘載淳安人

宣德乙卯登解第一正統九年會試明年廷

試皆第一為翰林修撰英宗命選辭臣劉儀等進學東閣輅與

焉十四年景帝監國入內閣陞侍讀時北虜入寇人心洶洶輅

力主議請邠王卽真以安及側有議南遷者唾而斥之虜逼京城

輅與文式九條經略戰守遣官撫輯旬居之虜徵各邊帥選兵入

援揭榜賊營購虜酋偽為喜寧報誘擒也先書遺虜營虜得謀與

書自相疑遂遁景泰二年八月迎上皇於居庸關九月陞學士

時錦衣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死之窮治不已輅極言

儉言不可輕聽以壞大倫以傷骨肉之情忠始坐罪衆得釋三年

更下河是
二部蕭首

二語簡當
更不可易

初議易儲，輅謂此國家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明
日有旨，會官議附和者衆，竟易儲。尋遷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
學士，仍兼翰林學士。五年，鍾同、章綸相繼請復儲，禍不可測。輅因
召對力陳，綸因得免。景帝不豫，與陳循等倡復儲以繫人心，不
允。繼具疏，輅援筆增二語曰：「陛下爲宣宗章皇帝子，當復立
宣宗章皇帝孫，他非所當立者。」疏未及進，石亨輩奪門迎上，
皇復位。召輅與高學士穀入便殿，對曰：「朕在南宮，知爾二人無偏
向心，如今正要爾宜用心辦事，且計議改元年號。」草詔頒勅，石
亨密語輅曰：「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款。」輅曰：「舊例孰敢
擅改？」亨輩不悅，騰謗輅欲附致於少保刑案。太監興安和解，上

愈怒。興安曰：「當時此輩附和南遷，不審將置朝廷何地。今有奪門
功，卽復爾耳。」上怒稍解，乃坐削爲民。輅去，上每念商學士旁
有擠者，久之不得召。成化二年，遣使驛召至京，以野服見，復官入
內閣，首疏八事，勤政納諫，儲將材，飭邊備，革冗員，設社倉，崇先聖
之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又言文廟從祠諸賢，洪武中增
董仲舒，正統中增胡安國、蔡沈、真德秀，但仲舒止稱舊官，安國等
贈諡未稱，乞如伏勝等封伯爵。四年，議慈懿皇太后喪禮，得祔
葬祔廟。是年彗星見，言官劾輅。上怒詰言官曰：「唐太宗用王魏
朕用輅，何不可欲加譴？」輅又力請宥言官。上曰：「輅真大臣，言官
得不問，尋陞兵部尚書兼學士。時王莊甚爲民厲，輅言：「天子以

天下爲家。何以莊爲。番酋滿四叛。官軍往討。未下。廷臣規再出師。邀功有危語。輅與彭時執不從。未幾捷至。五年冬。燠。七年。彗。星再見。天田入太微垣。輅上弭災七事。崇正道。謹命令。親賢臣。慎賞罰。納諫諍。勵官守。恤軍民。八年。天下大水。復請省科歛。減力役。寬兩稅。弛厲禁。悉從之。十年。改戶部尚書。十一年。兼文淵閣大學士。上嘗召見從容議。及郟王監國。輅覲縷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者皆泣。上亦泣。遂下詔。上尊諡。先是。悼恭太子薨。上憂念已。而知西宮有子六歲。避忌無敢言者。輅獨宛轉探引。東宮乃定。輅復上疏略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

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王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育。俾得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幾遂母子之至情。愜朝野之公論。上召輅擬皇子名。逾月。皇子母薨於永壽宮。輅舉宋李宸妃故事。言得贈淑妃。殯殮悉如禮。是年十一月立。皇子爲太子。十二年。加大子少保。吏部尚書。十三年。建玉皇閣。宮內輅疏言。皇上爲此。上爲母后祝釐。下爲生民祈福。聖心誠敬。人所共知。但稽之於古。未爲合禮。昔傳說告高宗曰。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乞停罷神祠。送像宮觀。祭服祭器樂舞之具。盡送太嘗。收貯。一應齋醮之事。悉皆停止。勿爲褻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

正論每能
委曲出之

災爲祥。上從之。是歲進謹身殿大學士會黑青見條上八事曰：番僧國師不得重給符券，四方嘗貢外勿受玩好，諸色人許直言，自達分遣，部使者慮囚理冤，抑停不急，營造寔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增置雲南巡撫，時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臣民恐悚，輒疏言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亟，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洵洵不安，蓋緣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韋瑛、王英輩，併條直十罪，又云直不去，天下必危。上怒曰：一內監輒能危天下乎？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輒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渠一日擒械數十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恩

昨舌退，奏上。上立命去西廠，諸內臣故忌輒，會前輔臣楊榮、孫揚燁逮至京，語及輒，直中主之，輒不自安，同列又從旁切擠，輒遂請老，陞少師致仕，輒去。萬安得爲首相，遂復西廠，直益橫，諸大臣皆諂事直矣。輒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傅，謚文毅。輒方果好直言，與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每遇大議，能持正。吉嘗曰：余與商公處數十年，未嘗見其妄殺一人。馬文升曰：我朝賢佐，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及也。太嘗氏曰：自余有知識，聞秉均當軸之人，無不藉中人之用事者，爲奧援，甚至以序預結，相待而進，遂使權歸中人，閣臣徒擁虛器，賢者雖欲挽之，而無策，稍有異同，有去而已。彼汪直之在當時，可

謂用事而文毅乃直攻不少借。雖文毅竟以此去位。而西廠亦且
蹙革。繼之稍得其人。未必不終止也。蓋當時造膝納牖。上下之情
猶可竟通。豈若今日堂簾之隔。必於中人喉脰中取氣耶。然則欲
收均軸之權。舍求通上下之情。又何道哉。文毅在景泰中。倡復儲
之議於天順中。稱景帝之功。亦人情所難者。昔人稱其直言。特
正良不誣矣。

項襄毅忠

項忠字蓋臣。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正統壬戌進士。授刑部雲南
司主事。戊辰陞陝西司員外郎。十四年乙巳。扈從北征。聖駕陷
虜。忠被執。忠初宿土木帳中。有朝官言降胡。禿堅能漢語。今帶錦
衣。鎮撫俸其二子。在虜中俱用事。忠心識之。次晨詢左右得錦衣
圍者。悉其詳。及師潰。被執詣虜。酋前將害焉。其酋令舌人詰忠為
誰。忠憶前聞。詭稱錦衣扈駕官。而酋固禿堅次子也。問父留京
狀。忠備言之。禿堅子故撫衛忠以見也。先忠不屈也。先曰。奚不跪。
令殺忠。忠屹立如初。徐曰。願死。禿堅子曰。是非愛死者也。先令拽
忠出。禿堅子遂留忠牧馬於沙場。忠詢駕安在。禿堅子曰。在伯

即有作用
事非預料
理何以濟
急

顏帖木兒營中無恙也。忠泣曰：王在，吾何敢死！秃堅子引置馬所，羈防稍寬。秃堅子時遣人視忠，牧忠間與語，則敷揚國威曰：我國家正當全盛，偶因王振弄權，輕敵喪師，非比殘金破宋，爲元俘虜。仇恥難雪。王振旣死，謀臣勇士咸得自奮，精兵百萬，一朝壓境，恐爾輩不能如前得志矣。秃堅子亦憂形於色，應曰：我主言留爾主無用，若中國來迎，必還爾主。忠喜，日盼使至迎。駕竟無至者，忠且自計曰：吾走而被獲，固死矣。萬一不死，可以報朝廷。回。聖駕吾且萬死以走，遂胡服挾二良馬而南。越四日，馬疲棄馬步奔澗道，扳巖涉澗，凡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陷蒺藜刺者數百，及還陞山東司郎中。景泰二年，陞廣東按察司副使。按部高州，謀報賊携

竟不請迎
駕何也

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忠曰：流賊無携家理，慎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癸酉，從都御史馬昂征龍水賊趙音旺等。忠入謁昂，問計。忠曰：此徭倚大藤峽，恃險播患，脅從者衆，難以進攻。莫若懾賊以威，諭民以德，民出賊則勢弱而成功易矣。昂喜，遂委忠監軍。時音旺等嚴守亟口關，忠同諸將率師攻破之，追至林家坊溝藍洞，忠叱軍大進，斬音旺及從賊一千六百餘級，餘潰奔。忠命勿進，但諭之曰：今日項兵道在此，願降者免戮。賊聞忠名，相率而降者千數。已，馬昂慮巢穴餘黨伏匿，貽患將來，密令總兵勦滅。時有轉餉夫千餘，以夜近賊巢，宿忠憫其無辜而俱焚也。顧機又難洩，亟遣沈同知夜往給集點名衆方赴點而勦。

滅兵大至矣。所全活又千餘人。加從三品。是歲丁父憂。服闋。改山東副使。巡撫年富。事多委之。天順三年。陞陝西按察使。適陝饑。以拯民爲已任。不待奏報。發倉賑之。全活以萬計。壬午。聞繼母喪。陝西軍民赴闕。留者千人。召奪情。還任。時有生員馬雲。犯罪被黜。赴闕陳情。不遂。乃詐稱錦衣鎮撫。奉命還陝葬父。時三司醜賄致祭。以訂忠。忠曰。吾爲朝廷持三尺者。可禮無賴子耶。事敗。三司皆被論。忠獨免。明年。以大理卿往。旣行。陝人復詣闕。借留。乃改右副都御史。仍撫其地。甲申。洮岷生熟番作亂。忠調兵捕撫之。日奏曰。番入寇。不據城邑。惟事擄掠。遽勦之。則傷生。頓撫之。則損威。乞聽臣相機勦撫兼行。上從之。忠擢甲督兵據要陣。而待示三。

蘇長公遺法

日後行勦先期降者。聽番人爭赴降。不血刃而平時。徽州知州李佐痛抑權姦。膚施知縣王鑑。以待御劾奏權姦。左遷。令獨持清白。忠皆具實以聞。上命超拜佐漢中太守。鑑延安太守。成化元年。虜犯延綏。忠與寧遠伯任壽調兵禦之。虜遂去。疏築西安延安臨洮鞏昌鳳翔五郡城。時陝大饑。故忠所在。具興大役。使民得食。其力。以免流離。關中水泉斥鹵。宋有龍首渠。歲久湮廢。居民病之。忠奏開一渠。餘三十里。詳見余子俊傳。涇陽鄭白渠亦久廢。奏募工疏通於平地。則度勢高卑。而穿渠。遇巖則聚火鎔鑠。而穿。實不二年而成。名曰廣惠渠。凡灌田七萬頃。人懷其惠。立祠祀之。時虜酋毛里孩。孛羅忽。結聚爭套。遂攻堡圍墩。直掠榆林。忠曰。虜因我衆。

堵截使不
得駐是矣
何不一驅
理爲久遠
計令毛里
孩遂得據
爲穴也

爲鄉導伺隙卽入惟嚴防延綏靈蘭花馬池諸要地使不得薄堵
截河套使不得駐庶可無患請於河州等三十餘衛所抽選其銳
卒三之一又慶陽諸州邑壯丁一萬餘分佈戍守督各遊擊都指
揮等日行操演以振軍威上從之虜見套難入孛羅忽遂擁衆
突入神谷及黃南川諸境而毛里孩又大舉屯四柳樹木瓜園犯
延綏洹旬未退會有旨令忠與鎮守寧遠伯任壽會大同總兵官
彰武伯楊信寧夏陝西總兵李泉王英援延綏忠已調前屬衛及
鄰境官兵三萬會勦又自率奇兵至榆林內外合陣二年正月甲
辰虜三萬騎屯安邊管近境壬子虜八千騎入掠花馬池都督李
泉帥師連擊走之生擒十七名斬首十三級癸丑虜又犯白石崖

都指揮錢能擊走之斬首三十級虜遜過河至清水川遇陽和守
備都指揮羅俊伏發復斬首二級追至巴川堡七十里奪回原掠
男婦及馬牛羊無算都指揮呂原又於河曲斬首五十級虜復擁
衆逼慶陽環縣守禦指揮僉事周普等擊之已有所獲延綏叅將
韓斌輕出馳擊寧夏叅將王安帥衆策援爲虜所敗虜益盛擁衆
三萬人掠環縣石峽口都指揮林盛擊走之追至山城原斬首九
級日久虜勢重大往往深入搶掠得利而去上降旨切責適會
師延綏斬獲虜五十有餘孛來又與毛里孩自仇殺乃遣忠請班
師然毛里孩已據套爲穴烟火不絕矣上仍降勅切責忠遂疏
請設總督本兵與忠意不合從中止之虜竟深入忠五上疏請之

大學士李賢謂套非虜穴而毛里孩突據分犯不盡逐則邊境亦必不安。諸預儲芻糧及行各鎮撫選精銳造戰車期以明春或今秋大舉搜套。其總制將官宜如忠所請。上從之。仍以楊信克總兵官統京營兵一萬二千五百。神礮神鎗諸器。大同宣府寧夏兵一萬屯延綏境。而以忠為總督。時毛里孩入掠花馬池。伏瓮墩。李亨忽阿羅出塔答不花又駐近邊。一敗之。柳溝再禦之。羣牧所斬獲甚少。虜深入掠。而副總兵張榮參將王安游擊趙英等皆擁重兵逗遛不前。忠疏劾之。本兵請逮治。朝廷皆置弗問。乃上疏曰。今毛里孩糾合李來擁眾五六萬。占駐河套。日夜窺伺。倏忽聚散。在我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

况延綏等處地既通套。牆又極瑕。一攻便破。拒堵殊艱。近又擄掠得志。勢必長驅西犯。宜急預備。以臣相度。惟靈州乃寧夏之襟喉。固原之門戶。東至萌城北。至興武城堡二十餘。皆虜出沒重地。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為外境。而固原勢孤。無固原是無陝矣。臣故與楊信裴當統大同官軍。居中調發。酌令趙英統涼州官軍。秦傑許寧統宣府寧夏官軍。分屯延綏要害。三道截殺。慶陽環縣則遣都指揮李富陸雲。選京營頭班官軍屯駐聽調。泥河倒柳樹一帶。及柴兒關樓子水泉等處。則遣都督王信會合偏頭軍馬。併力夾攻。或慮其西奔也。又遣趙勝湛清統甘肅官軍於莊浪蘭縣屯駐。截殺其都指揮張瓚。則統延慶榆林官軍聽調策應。游擊魯俊則統

此時如此
其易

宣大官軍俟虜入境卽趨套搗巢臣等誓滅此而後朝食以紓
陛下西顧之憂疏入上尚恐兵力不敷命劉聚李榮會師協勦
又命守備西寧都指揮孫鑑練所部官軍及屬番土兵候調策應
先是虜至延綏穴城填溝而入游擊魯俊徑直走入套據之砲發
忠督集諸軍合陣環擊虜大敗奔投小龍州澗忠又嚴督游擊秦
傑奮擊擒斬二十六名顆又敗虜於三眼泉又敗之於小龍州澗
獲其偽右丞把禿等十一名斬首二十八級以聞上賜勅獎諭
時關中東西形勝內險外坦毫無屏蔽所恃惟墩堡而舊堡二十
五錯列不齊相距有百二十里而遙者有四五十里而近者軍馬
屯操反居在內人民耕牧竟出在外故遇警無暇清野盡被掠去

竟作不了
事件

及烽傳援至而虜飽出塞矣其西南直抵慶陽五六百里間烽火
不接人民莫知防避其北則臺疎難瞭忠請移建舊堡十九座於
外增建新臺三十四座於內靈州往南二百八十里并東西二路
共增建墩臺五十八座庶聲勢相聯緩亟有賴上從之忠以毛
里孩雖北遜然與孛來阿羅出不相能必復還套請更調宣大精
銳騎卒與原統騎步卒湊合十萬以明年三月初旬刻期出勦會
套虜東遁西師解嚴三年召還佐院事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反滿
四者元萬戶把丹孫也高皇帝下陝把丹率衆歸附授平原衛
正千戶散其屬居開城三岔溝號蒲家庄土達今自耕食仍胡射
獵弗受役以故各擁馬牛傘以千百計而蒲四尤以資力雄其屬

中有李俊則素以桀黠稱者也。往往藏匿，命行劫殺人。先是，孛來大舉入寇，俊獨以羊酒迎迓。孛來喜，賜以馬。俊遂有北徙意。丁亥春，陳价撫陝，以事急捕俊等。會新設靖虜寨，將劉清至固原守備。馮傑門歛諸土達馬匹鷹翎，致餽衆。土達皆怨。俊遂乘間激四倡亂，曰：「卽不成，投虜。」四因集土達三百餘，據石城。石城東西皆山，左山壁數千仞，無徑可上。曳繩而登，右山頂平，可居千餘家。前一山曰砲架，尤峻絕。又一小山曰炤壁，高數仞，山旁及後悉築高垣，叅錯嵌側。其東西各留一門，僅容一騎，形勢甚險。疑卽唐土番石堡城。王忠嗣所謂石堡險，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者也。城中無水，鑿五井如池，深丈許。外設棧道，引水中注。而下則築小城護之。

俊復乘諸土達之怨，一呼而集者千餘人，散遣劫甘州官馬，逆殺土官，攻固原千戶所，勢甚猖獗。上聞命，寧遠伯任壽同巡撫陳价急勦之。戰輒陷沒，都指揮邢端死之。上怒，停价壽俸，戴罪殺賊。四復糾隆德寧靜會寧開城安定各土達與遠近失業者烏合至二萬餘人，中外震駭。兵部請益兵。上令寧夏延綏會勦。又令廷臣會議，別推文武重臣以往。大學士商輅首舉忠。上因命忠總督京營及三邊七郡兵，同都督劉玉及都指揮夏正等討之。忠未至，前所召寧夏兵至，有輕土達心。陳价任壽不俟，延綏兵輒深入抵城下。賊猶乏器械，僅持木挺鬪。官軍復大敗，指揮蔣泰申澄皆死之。軍資砲械馬匹皆爲賊有。上聞，逮壽价，清下詔獄。起大

理寺卿馬文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與忠協勦。忠至軍。申明號令。分兵爲五營。忠與劉玉駐中軍。時彗出。台斗尾指西南。占者謂木在秦。分不祥。忠曰。賊毒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仗天威問罪。師直而壯。何堅弗克。兵家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是在謀不在機祥也。時京師武臣爭欲出師。邀功勅忠計。畫忠奏曰。臣蒙勅諭。慮官軍數少。今臣所調集三萬三千有奇。已足滅賊。今秋深天寒。再調京邊各軍。非惟路途往復勞苦萬狀。而冬初河凍。賊得遠遁。虜且入套。邊軍斷難久留。擇於九月十九日。督率諸將分路而進。近巢而屯。隨機應變。上從之。初。忠與馬文升議會勦方畧。諸將皆曰。石城四面阻山。復有子城爲障。險不可

攻。昨再攻再失利。須以計徐滅之。忠令畫工圖其形勢。與文升手指進攻之路。列戍爲七環。石城山谷爲營陣。忠與文升。劉玉。劉祥。及左布政余子俊等。屯中路。延綏巡撫王銳。叅將吳愷等。屯酸棗。溝。甘肅鎮守毛忠。陝西鎮守白玉。監軍御史鄧本端。屯木頭溝。叅將劉清夏。正右叅議嚴憲等。屯打刺赤。寧夏副總兵林勝。叅議崔忠。屯紅城子。都指揮江盛。屯沐家堡。都指揮張英。鞏昌同知羅豫。屯羊房堡。去石城各十餘里。忠期三日。各出精銳先嘗賊。且探地利。迺大舉。是爲九月壬辰也。乙未。五鼓。胡愷兵。繇李俊溝進。毛忠兵。繇木頭溝進。夏正兵。繇亂麻川進。姜盛兵。繇黑城子進。林勝兵。繇好水川進。張英兵。繇驪毋川進。而中軍則繇金佛溝進。比抵城

賊擁衆分道接戰而延綏軍恃勇奮而前少却亡二十餘人而賊死傷者亦多巳亥忠復督兵往探山勢水頭賊逆戰佯敗去官軍逐至城下夾攻大敗之斬首二百二級其墮崖澗死者二千餘奪還銅砲百計神鎗千計時賊多城外居者官軍貪取其牛羊馬騾賊遂得歛入城是日毛忠簡銳卒四千直趨占木頭溝上流擒斬奪獲比諸軍獨多庚子晨起毛忠令於軍曰賊易與也且能有幾鄧監軍曰項公有令賊營勿深入也毛忠嘆曰忠老矣奮跡降夷爲朝廷守西陲五十餘年卽強虜親擊殺數千百故蒙賜姓名而錄千夫長歷大將錫世封何有此鼠輩哉叱諸軍急擊弗失於是弓弩並發直抵砲架山北督其從子海孫愷首冒矢石先登遂奪

其北三峰頭及其東二峰頭克之焚窩舖百餘處生擒二十四人斬首七十三級墮崖死者千餘奪獲神鎗火砲弓箭牛羊馬無算賊窘迫皆號哭有自縊死者而毛忠竟乘勝入險賊奮力拒之官軍死者甚衆毛忠中流矢而斃時文升亟督騎兵五百持束芻往焚柵而西路賊乘勝復東官軍不能支頓潰都指揮周璽費澄死焉都督魯鑑傷神鎗劉玉被圍於城下中流矢陣亡家丁三四人忠帥師援之亦中流矢兵稍却忠手斬甘州退縮指揮丁某以狗衆懼復登山銳攻圍解劉玉始出馬文升命所部破空填列以張聲勢敗軍猶欲遁忠令曰凡逃卽斬其傷者歸各營責人調護之衆遂定時忠恐其連虜憂甚文升曰勝敗兵家之常矧賊多戰死

此時一退
氣不復振
矣

勢已奪且黃河未冰賊安能遽北連虜哉願徐圖之忠乃遣舍人陶璽上聞併述毛忠陷陣狀仍令璽言賊勢孤危蕩平在即以慰中外甲辰都指揮劉晟先二日統騎兵三千人自甘州至是日忠復會兵攻城依山而陳顧山險難克日短易晡兵在山巔者數千人未能掣方懼賊自危而賊恐我再攻山亦自危詐請降忠佯許之山巔兵已退四等固邀總督總兵俞坐城下受降忠不擐甲直單騎赴之僅以二卒自隨四出數百人露刃繞門外以待而輕騎往來矢疾如雨以示武忠抵城下神色不異劉玉亦馳至四同姪壽帥黨三十餘出跪訴曰四等本良民被劉叅將馮指揮所苦以有今日乞宥死請降忠曰朝廷待爾輩恩渥矣既爲劉叅將馮指

揮激變今朝廷已械赴京治罪爾輩尚反耶果降必悉釋四等羅拜期明日出城降仍訴要巡撫俞來文升曰不去是示之怯乃從數十騎列陣而來近城溝遣官大呼曰賊奴何無理天朝文武大臣咸在爾逆賊也豈應精騎四外旋繞叱去之四等訴如前文升曰此二人詔獄久矣爾輩其速降朝廷止詰首亂爾輩固皆協從悉宥弗治也毋疑畏四等又皆羅拜忠顧壽曰汝被脇入非反者壽乞命乃先携之出壽蓋初奉陳巡撫令捕四而爲其所脇從者也初忠與劉玉赴城下久之不歸諸將愕顧失色馬文升語太監祥曰賊窮感無信義萬一兩公被留不大損國體耶吾儕且何辭於朝廷及見忠從容自若文升嘆曰真大勇也東南有此人可謂

不爲風氣所局者。四見忠後，自幸可通誅，歸告李俊，俊笑曰：汝卽亂首，試思一伯三都指揮三四千軍，民皆喪汝手，朝廷有赦，首亂終不殲者乎？慎勿爲所誑，自投死也。四乃又設柵自衛，飭戰具，不復言降矣。明日，有一人從城中來，代壽賚服馬至者，左右告忠曰：此隨前院軍牢張馬六兒也，乃從賊。忠呼問曰：爾可回否？馬六兒懼不敢對，因留詢城中事，竟不吐寔。顧復壽張詐誘欲陷我軍，忠遣人押發固原，令前至山溝殺之。十一月丁巳，先是忠與劉玉、周文升親督精銳繞石山巡閱，以覘城虛實。見城之北有一間道，通步不通騎。是日西北風大作，忠乃命諸道軍各持燕尾炬，火球飛竿、艾草登高乘風縱火飛炬入城，燔燬棧柵，烟焰貫山，熏塞營壘。

傷死甚衆，賊不能支，乃奔馳下山。忠督官軍邀擊，斬首五百七十餘級，生擒二百二十四人，獲馬四百餘匹。忠以捷聞，上賜勅獎諭。已未，文升與忠謀曰：賊城中乏水，近芻粟亦漸乏，若絕其芻汲，坐若釜魚，當卽斃矣。忠遂令官軍盡焚近境山澤草，賊馬死者殆盡。則又盡以死人填塞城外水泉，賊夜汲者設伏掩捕之，多被獲。忠曰：賊窮蹙無慮矣，益急攻。賊竟嬰險自守，時軍中聞廷議主益師，而廟議則否。劉玉曰：師應益否？忠曰：兵有合變，吾據賊水草坐扼其要，勝之必矣。京兵弱不任戰，卽簡練盡得精銳，馳數千里來塞外，此自疲耳，何益於攻取？獻議者意在邀功，冒賞止之便。馬文升曰：若止益兵萬一賊不平，誰任之？第上請朱永率宣大兵五千循

邊而西。賊平則返。果未平則星馳協勦。非晚也。請之便。忠乃手疏以請。下兵部議覆如忠請。上令遊擊許寧統宣大精兵三千往助之。然忠自日夜爲謀。不待援也。因石城南門近東山中營往來。恐爲所乘。乃令都指揮孫璽帥兵五百駐山上。覘賊出入以定我軍往來。時中營軍行未畢。而璽兵先掣賊據前山。矢石雨下。中營軍阻不能出。時指揮魯鑑帥莊浪兵一千出爲前鋒。入爲後殿。被襲亦阻。至夜分始回。忠曰。此非賊能。璽兵掣螞蚱故也。明日令璽俟中營軍行盡且遠。乃掣。自此賊不敢出。襲中營軍得結陣而回。獨延綏軍與賊對壘。日被攻圍不能支。忠曰。彼處當發兵邀擊。攻其所必掣。賊若上山攻我。我以精兵衝其脇。賊必敗。劉玉從忠計。乃

遣其子文同。甘州達官指揮赤撒率土兵五百。候賊上山。卽繼進以邀其後。賊自是不敢復犯。延綏軍賊信胡神迎巫問成敗。巫曰。夷夏原非敵。須知舉事艱。要知成與敗。今日戰爭間。是日賊果出生力兵上山。銳攻我。期必勝。以符神讖。劉玉依忠計。擣之。遂斬首三十八。賊大敗。又感神語。大惡。時天氣大寒。諸道軍日攻城。頗生怨。忠聞之。語文升曰。師老矣。恐生他變。卽黃河水虜入套。我師不能久駐。倘賊乘間突出。奔套與虜合。患誠不可言。亟攻城爲上策。文升曰。如城堅。何忠曰。向日火攻時。賊死填壑。水卽不流。吾固知上流可塞也。今四郊兵困。賊無從出。汲惟塞其流。則斃在旦夕。城卽不攻自破矣。乃命都指揮劉清率兵三千斷好水川。已巳。令諸

道軍晨餐會山下賊山上矢石如雨諸道軍仰攻忠擐甲仗劍親立矢石間督戰文升勸忠持重忠曰奉命討賊師久無功死何惜諸道軍聞之人人前奮無不一當百矢至面無敢避者殺傷千餘但不獲斬級日暮撤兵明日又蚤會山下則用大將軍礮擊之賊死傷殊衆竟占險不出庚午忠取土填城外濠又取各城上圍杆木數千縛成天橋置去廂車軸上軒昂隨人低其前以避矢石驅車至城下賊乃開所立木柵懸大石以防忠欲舉此臨城衆恐多傷人文升曰豈有攻城不傷人之理諸公終猶豫乃止賊大恐逸出者日衆忠戒諸軍曰此輩不可追也欲散之使歸務先招之使出出卽給免死票令旗牌手送出營聽其歸自此逸出者日衆賊

雖嚴法禁之終莫能遏忠又令人四出招之壬申賊有楊虎狸者西域人也驍勇健鬪且知兵四倚爲謀主四苦渴甚謂非虎狸莫能汲虎狸乘夜出汲爲伏兵所擒縛至中軍忠方秉燭與馬文升劉玉籌攻取虎狸至甚恐忠叱斫頭來虎狸哀鳴乞宥忠曰汝死已遲顧不足污我刃耳虎狸曰出聽招耳忠曰爾旣聽招而來不必懼爾肯自效乎虎狸伏地哽咽願受命忠曰爾能生擒蒲四或殺四首獻否虎狸曰能忠目劉玉劉玉起折箭與誓曰爾如擒斬四有朝廷賞格在金百兩銀五百兩世官指揮使卽示以格虎狸曰四主堅壁不輕出顧內圖未易也必誘之出戰乃可擒忠卽解所束金鈎賜之以昭信仍數慰遣之尋復屏左右問曰何日可戰

虎狸曰只在明晨又問曰何地可戰虎狸曰只在東山忠曰慎勿
爽信虎狸曰萬不敢第恐天雪耳雪則有水遠難爲力但四最畏
神鎗若放卽退入矣忠曰四精銳尚多爾可計移其兵上東山乃
信復約明晨戰諸將曰柙中猛虎暫爲搖尾憐耳奈何縱之忠曰
我推誠待彼彼不敢欺虎狸泣謝去癸酉五鼓忠督諸將整兵而
出至東山口係延綏兵信地忠恐機泄乃給叅將胡愷曰爾兵連
日傷且瘁轉休矣今日中軍代爾守愷卽自撤忠令登高覘之見
一乘白馬出城者乃四也尋果有甲而馳者數百人立東山上衆
始信虎狸不欺劉玉麾兵急進忠曰未可兵一進彼必退矣如此
者三偵者忽報今日賊矢多仰射忠叱曰賊多詐毋輕信固知虎

地奇險非
內間未必
卽破

狸倒戈意也已而衆漸覺然賊黨殊強恐玩之以自敗忠乃督其
下亟前戰久之殺傷相當我軍伏發賊大潰斬首七百餘級生擒
五十餘名滿四已爲忠家丁擒矣忠曰四旣擒城中膽裂矣乘勝
逼之破可必也劉玉曰師久且疲旣得滿四姑少休遽攻之恐賊
堅守難拔遂以四歸營時李俊已死衆復推四姪火敬爲主旋亦
就擒賊遂平忠曰石城險極後有叛者必復據爲穴非盡平之不
可乃發萬人平之是役殺賊前後七千六百有奇我軍死者亦不
下萬因命收瘞戰骨左布政余子俊躬祭之立石爲記爲善後計
請改固原爲衛兼設兵備道以西安廢城爲所設千百戶守之忠
進右都御史馬文升王銳加左副都御史劉玉加左都督其餘陞

皇明車世續
賞有差文升每語人土達驚猛關中根本四未平時朝野洶洶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劉二公畢竭心力凡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殄平巨寇而止各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庚寅秋京畿大水民饑命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忠發官廩又勸分得米十六萬五千石銀布牛羊各萬餘全活不可勝計是年冬荆襄流民復亂李鬍子名原河南新城人也僑居葉時流民蝟集從劉千斤石和尚王彪乘勢爲亂劫掠荆襄兵部尚書白圭奉命帥師討之雖嘗移文散遣而有司虛文勘報實無一人還鄉幸而劉千斤石和尚就擒遂班師論功晉太子太保顧魁惡未盡蕩也且其窟在郎

五諉是一
大病

介楚蜀秦雒四省間地曠民雜中有草木實可採掘食一遇年荒民飢輒徙入不可禁四省官互諉非其境故原與蔣虎復糾小王洪石歪膊等流劫南漳洵陽內鄉渭南諸邑衆至二百萬餘原自稱平王而署所部爲總兵先鋒遠近騷動巡撫荆襄右都御史楊璿奏臣率督叅將王信調兵三萬各道進討兩被挫敗臣才不勝任乞簡命素負威望曉暢軍機大臣一員爲總制上乃命忠總督荆襄軍務同都督李震往討之七年正月忠至襄深念流民逃入山谷其始不過苦飢欲糊其口豈甘爲寇聚集旣繁強黠者遂相雄長迫脅衆庶不得不從卽有善良頓不能自脫忍槩兵之耶乃大書聖旨詔諭榜文數十紙遍示山谷有能去此自歸農者

解亂當如此然非兵威劫之亦不能動

皇明車十續
誓勿殺且復其家五年今雖爲賊而能自新者亦宥其死時其黨多願出者李鬍子輒殺之督衆列營拒守忠謀諸李震曰衆爲暴賊所制又爲浮言所惑故弗出耳茲欲孤賊勢宜執言盪平而實事慰遣一面馳檄四省都司會兵聽調一面飛檄保靖永順土司刻期齊到一面遣父老土人進山開諭生路復懸檄發旗再四傳諭蚤回鄉井又移文四省三司守巡官各樹招安大旗於通衢遇流民出山者卽給與黃榜口糧還籍歸農流賊出降者發四川克戍而各山口要害出沒所必經者俱令見在官軍沿山操習分屯把截大震兵威於是各山流民相率告曰大軍烈於猛火進則不分玉石焚矣况榜諭我生路何不蚤出而坐受斃也纍纍扶携老

幼出山禁之不可得赴轅門訴歸者日千餘自春初至春仲有貫址姓名報數登冊者四十餘萬其脫籍貼戶四出不聞官者又莫勝計忠喜曰賊易擒矣先是本兵白圭曾遣錦衣百戶吳綬爲叅將王信贊畫乃說信曰總兵一招而瓦解如是功何易成也當置吾儕於何地因相與煽浮言以撓軍機忠方苦浮言至是圭又請止調土兵忠聞之驚曰流民之出雖以恩諭招之亦以兵威脅之耳今出者未靖伏者尚多若止土兵則彼無所畏出者再入賊復猖獗矣前此旣誤豈容再誤與其保位而稔禍毋寧冒罪以除兇乃抗疏論吳綬之惑亂軍機奉旨勒回又請仍調土兵上從之四月土兵省軍俱至共二十五萬分屯八路進勦忠與李震移營

駐房竹界有土人報賊已徙匿深山所留精銳數萬爲力抗計忠
因嚴督前哨土兵突進大戰斬首五十餘級生擒二百餘人賊遂
奔入房阜山中忠曰石門庸城房阜諸山皆賊藪其出入所必經
者且多險可伏兵乃簡精銳六千分兩翼埋伏仍約諸道軍一聞
砲響奮力夾勦故令餌兵馬皆解鞍散牧以疲卒守之賊闕狀擁
衆出掠砲發諸道軍四面環攻之賊奔潰伏起邀之斬首二百餘
級生擒五十餘人驅出山居男婦三萬六千有奇分遣歸忠知連
戰勝賊衆必離復遣父老入山曉諭限以旬日流民出山者又五
十三萬八千餘人李鬍子小王洪率衆劫掠如故忠嚴督諸道軍
防守要害俄有賊子二更時突出殺死官軍燒燬營寨前據營城

山時連雨蚋蟻溪漲難進兵忠乃移營近溪佈橋於溪上戒令湖
廣按察副使余珣督都指揮李震帥兵設伏候賊渡溪卽發信砲
外軍撤橋內兵出擊賊果夜至諸道遵令大戰墮溪死者千計忠
督諸道軍入山併力奮擊李鬍子擁衆堅拒都指揮李震直入擒
之并擒小王洪等二百二十九人斬首二千八百餘級驅出家口
二萬八千九百三十二名內選壯丁克戍湖廣邊衛者五千餘人
其餘族屬悉隨附籍收管給田屯種捷聞上賜勅獎勵十月流
賊盡平省諭出山復業男婦劉興等五十萬七千七百名口擒獲
賊首王安王通等二百八十六名斬首六百四十餘級編戍張愷
等三千三百餘名口辛酉疏陳善後十事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

皇明轉世錄
史會有星孛於天田言者謂荆襄殺戮所致忠列疏自陳言爲國
任怨未嘗妄殺因乞骸骨上溫詔慰留且召還之後荆襄三十
餘年牙孽不作跡摧創之力未必非撫綏之功也十年陞刑部尚
書逾月改兵部尚書忠曉暢戎務簡賢屬以自輔不敢玩愒廢事
自戶兵分曹分彼此莫知實數忠一至部卽以團營軍糧冊親自
磨對但見在籍操練軍比景泰初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月
支如故嘆曰團營改設僅二十五年伍旣虛而餉不縮敢曰吾非
度支也坐視彼輩乾沒邪具疏以聞曰前此無論矣今以往如再
不追究非惟民脂日削國課日靡抑且戎行愈耗根本滋空其何
以資緩急之用上命忠會戶部從實秉公究明十三年錦衣百

丰采可觀

戶韋瑛者挾汪直爲伺察屢興大獄至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
敢言其罪會輔臣疏直罪惡上恚甚吏部尚書尹旻掌院李寅
皆胸縮不前忠乃奮筆具疏草倡諸公卿奏之瑛坐謫戍邊且革
西廠天下稱快旣而以御史戴縉言復命直坐西廠其黨競仇忠
不置又千戶吳綬時亦用事極力朋搆欲置之死忠廷辯慷慨不
少屈直不能難僅坐落職以去久之陷忠者皆敗上洞察其枉
復兵部尚書致仕自去官家居者二十有六載中朝縉紳推舊德
宿望可當大任者蓋未嘗不屬望焉弘治初吏部侍郎彭韶巡跡
兩浙嘗薦其可用而遭疾竟不果起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大嘗氏曰襄毅始從馬公征瀧水馬問計襄毅曰莫若懾賊以威

諭民以德民出則賊弱而易成功。瀧水竟以此平。旣而荆襄流民聚衆至二百萬。勢蓋洶洶矣。公亦以此平之。大都內地之盜多繇脅從。其敢行稱亂者能有幾哉。故一懾一諭而衆自離矣。其於土達頗用全力。單騎受降。視汾陽尤難。非李俊止之。滿四果降矣。余謂日者寧夏之變。總督能單騎抵城下。諭之利害。劉哮諸人且迎之以入矣。何至殺人數萬。費帑金數百萬哉。蓋其初一念之悖逆。但亟求洩憤於撫臣。故不暇再計耳。非有他讎。亦非有大志也。撫臣死則憤心洩。懼心生矣。迎機誘之焉。得不從。卽不從。必無加逆。總督之理奈何。其不出此也。京軍之出。以馬端肅之練達。猶有賊不平之疑。襄毅力辭之。非庸情可及已。顧毛里孩之爭河套。方戰

而魯俊得徑直走入套。據之如此其易也。卒不及收套以入版圖。惜哉。襄毅可取而不取。襄愍難取而欲取。得無兩失之乎。

彭文憲時

彭時字純道江西吉安府安福縣人自少端重寡言不與羣兒狎戲正統戊辰會試第二廷對賜進士第一己巳秋英宗北狩廊王監國被命同商輅入內閣與陳循諸老同事時雖晚進積學素履為上所眷注時繼母余卒乞終喪不許尋陞翰林院侍讀景泰元年復上疏力求終制忤旨去三年服除不得入內閣遷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七年寰宇通志成遷太常少卿仍兼侍讀英宗復辟之元年九月岳正許彬謫罷上召時見文華殿令近榻前問曰爾是正統十三年狀元耶時對曰臣不才誤蒙聖恩擢擢因叩頭者三又問曰第二陳鑑第三岳正乎對曰然又問今年

幾何對曰臣犬馬四十二。上笑曰正好用事。賜酒飯。出是時內閣進退甚輕。惟時召見。後命下以太嘗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復入內閣典機務。以前職兼翰林院學士。上方倚任李賢。數召面議。賢退必謀諸時。時竭忠據理以告。有不可者。未嘗詭隨。或初意相忤。久之賢服其諒。直語人曰。彭公真君子也。戊寅春二月上。皇烈慈壽皇太后尊號。詔告天下。詔草已進。訖時謂賢曰。此事前所未有。宜有恩典及人。賢曰。一年兩赦。數赦非宜。時曰。非謂赦也。但行優老之政為宜。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八十者。與冠帶。是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如此恩典。斯與上徽號相稱。賢喜曰。是卽擬仁政數條進呈。上大悅。命卽行之。庚辰春廷試。

進士第一甲得王一夔等三人。以後數日。上召李賢諭曰。永樂宣德中。咸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正當者二十餘人。為庶吉士。止選北人。不用南人。南方若有似彭時者。宜選取。賢以語時。時疑賢欲抑南人進北人。故為此語。因應之曰。立賢無方。何分南北。賢曰。果上意也。已而太監牛玉復傳。上命如前。令內閣會吏部同選。時對玉曰。南方士人。豈獨時比優於時者亦甚多也。牛玉笑曰。且選來看。是日賢與三人同詣吏部考選。得十五人。南方止三人。而江西惟張元禎。得與。天順末。錦衣衛指揮使門達。日見寵任。忌李賢與相軋。陰中傷之。上曰。賢去專用時。中貴以語時。時愕然曰。李公有經濟才。何遽至此。因為力辯其誣。且曰。李公

去則時不得獨留。語聞賢得雪。又河南有衛官強橫凌人用事者。誣其謀反。門達煅煉成之時。曰人可輕殺耶。且言於上。上竟得從。未減活其家數十人。及憲宗嗣統。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故。議上兩宮徽號。內臣夏時倡言曰。錢久病。只尊所生母為太后。李賢曰。今日當遵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時曰。李言是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嘗今為此舉。反遺所當尊。豈不乖戾。大失人心。於聖德所損多矣。李言是。夏時曰。待請命。既入。少頃出。傳仁壽宮旨曰。子為皇帝。母當為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耶。宣德自有例。李色變。因曰。時曰。爾執筆。時曰。今日事宜與宣德間不同。胡太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

豈得不尊。夏時曰。既如此。便昭例寫上表。牛玉亦助其言。時曰。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寫為人臣子者。若阿諛從順。是萬世罪人也。夏時見諸人不言。乃作色曰。偏公懷二心。恐追究來。不好時拱手向天曰。太祖太宗之靈在上。誰敢有二心。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為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為欲全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為宜。眾乃曰。如此是好。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上再三勸諭。蒙允矣。時執筆將書。又曰。須昭。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時曰。既是同尊。又何分別。時曰。二字好稱呼。非有尊卑於其間也。眾曰。然。乃以慈懿二字加其上。是日同議者懼不測。俱默惟。李開端時繼之力爭。後數

日。單包至閣下言曰。同尊二母。乃上本心。但苦不知禮者。逢迎其間。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大臣之道。當如此也。彼默默者。何為至營山陵。時言於李賢曰。日者周折如此。今玄宮宜從權作三位。庶兩全耳。賢曰。然。遂具疏言之。已而傳旨曰。所言固有理。但洪武以來。制度只雙穴。未可輕易。仍令諸大臣同議。及議。夏時堅執。不可。眾顧望不言。乃已。是秋。命同知經筵。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二年丙戌。乞歸省。詔馳驛往還。致道里費。遣長隨護送。抵家未踰月。手詔促還朝。丁亥二月至京。上慰勞之。六月。以四川宣府遼東地震。上疏陳六事。皆規切時政。八月。總裁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時侍講江朝宗。楊守陳。以寔

惜官爵是
大臣事

錄成。陞洗馬。久之。不兼翰林。不得與院事。不喜。疏乞兼舊官。且言祖宗來。宮僚未有不兼翰林者。下內閣。時言諸君考滿時。咸言寧無兼官。得陞二級足矣。復有此疏。謂予不練朝章乎。永樂中西。楊以翰林學士。改左春坊大學士。未嘗兼舊官也。竟不許。四年戊子。夏李賢陳文先後卒。時為閣僚。首疏乞妙選出眾才賢。擢居前。任。上曰。卿輔導有年。才識老成。何以辭為。會慈懿太后崩。詔大臣議葬所。眾相望莫敢先發。時曰。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此一定禮。無可議者。禮部尚書姚夔贊之曰。此正理也。太監夏時曰。不可。慈懿無子。且有疾。不宜入山陵。時曰。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為臣子者。豈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

大司馬
都官備具

後世諸內臣不以爲然。時謂同列曰：「此事當力爭，不可使上有失德已而。」上御文華殿，召內閣與諸內臣至前面議。上曰：「慈懿太后葬禮當如何？」對曰：「只合依正禮行。」庶全聖孝。上曰：「朕豈不知依正禮行是好，但與周太后有礙，故令爾等會議，務要處置得宜。」商輅曰：「外議洶洶，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且於聖德有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聖母心，亦豈得爲孝乎？」時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爲心。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於左，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後來指周太后也。上雖未允，而無怒容。時因言臣等意未盡，欲具本言之。

乞皇上再三申勸。聖母以終大事。上領之。卽日晚時等具疏進，備言祔葬祔廟所以體先帝篤夫婦之懿。昭今上全子母之情，斷不可有異議。又議夫有出妻之理，子無棄母之道。此事關係綱常，不可有失。招萬世譏。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此實綱常典禮。萬一有違，在廷諸臣將有言之。豈得保其終無據理改而從正者乎。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未允。時與在廷文武羣臣伏文華殿，以請。或至嗚咽泣下。上爲之感動，卒從禮制。是秋彗星見，越三台。時上疏乞痛加修省，而謂外庭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尤爲至急。凡女子年過四十則無子，雖有所生亦多不育。諺曰：「子出多母，今宮嬪數多，宜生子亦衆。」然素年無一生育者，

言人所難

必愛其所專其所專者必過生育之期故也伏望舍其舊而新是圖務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爲宗社大計則人心安而災異息矣又言大臣進退皆宜斷自宸衷不宜專任臣下如平昔察知其人或召吏部面議或召臣等參詳庶權出於上上皆嘉納之七月間陝西奏報平涼府土達滿四糾衆劫掠四出勢甚張皇時疑此徒服役既久今忽反必有不得已者請勅鎮守官追問激變之故行間參將劉清遇賊敗績報至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三處合兵殺賊已而聲息已亟復請調京軍往以都督劉玉總兵以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項忠未至寧夏陝西二處官軍不待延綏兵至輕進大敗死者千人軍器悉爲其所得報至輿情驚駭是

時賊雖再勝聞朝廷遣將出師遂保石城山副將毛忠恃勇率銳卒登山仰攻之復敗事諱項忠傳人皆以爲安史復出兵部尚書程信又請命撫寧侯朱永再領京軍及遣邊兵四萬以往命已下撫寧難其事奏定賞格謂如生擒賊首一人與世襲指揮使賞金一百兩賞銀五百兩數人共擒者其賞亦然時見其張大欲止之且策項忠必能平賊然難於遽止請令姑整軍裝待有急報起行項忠知別命將亦不敢止但奏宜令總兵星夜馳赴援倘不日破賊則一面奏報比奏至上命內官三人召兵部於閣下計議問曰事急矣行不可緩時曰前者賊若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入石城自保我軍圍守固甚不一兩日賊必窮困可擒取也京軍何用

彭公類知
兵之言後
時時拜亦
以專守寧

夏敗蓋滿
倅初志原
在特險耳

再行程信意不平曰項今退在平涼亦不可知何謂圍守耶尚書
白圭侍郎李震相顧不言時曰彼分佈已定無故何以退且京軍
行何時可到程信曰來年二三月時曰如此則緩不及事矣事之
成敗只在歲終然以項奏詞觀之勝可必也京軍不行爲宜諸內
官皆曰然因問邊軍去否時曰邊軍亦不必去商輅曰邊軍去無
害也乃令邊軍行京軍營將皆不遣程又遣緹騎往偵動靜時曰
偵之無益徒失將士心程忿忿出危言謂項忠若敗必斬一二人
然後發兵衆羣然和之以軍不行關中必失相知者咸爲時懼私
問曰止軍不發何所見時曰觀項疏曲折知賊決可平但彼旣聞
遣將亦不敢自任故未言止兵耳衆猶洶洶未幾捷至賊寨悉平

項傳固有
止兵之說

矣是役也省軍與之供億免和縣之騷擾與軍士互寒之政涉其
得失可勝計哉次年正月解潮四至京稱被劉清馮傑之剝削且
追捕不已非有他也果如時言因下清傑獄誅之上喜賜俘奴
一人改吏部尚書五年己丑冬無雪上疏言自古旱災錄下民困
苦怨災之氣感動天變近日光祿寺之買辦各城門之抽分括剝
太甚而獻珍珠寶石者私賄估値之人倍增其直以規取府庫以
萬民之供輸而爲姦人之所侵奪伏望盡革其弊以惠生民上
是其言京師爲之踴躍七年辛卯十一月彗復見上疏言德政之
要其一乞崇正道而毋惑於佛事其二乞謹命令之傳庶事出於
一而無詐僞其三請退朝之暇延接大臣議政事問軍民休戚訪

人才賢否察治體風俗之得失。其四言近聞嬖倖無故而受金帛者多。工匠無故而冒官職者衆。是賞太濫也。或罪不應謫而謫。或罪不應死而死。是刑太深也。宜節賞慎刑以遵成憲。其五乞以古之聖賢爲法。聽受羣言。勿惡其切直。勿忽其迂遠。苟當理者宜卽行之。其六言股肱之臣耳目之司。多主於承奉而嫌於違覆。直行已意而不加斟酌。乞戒勵各官。慎修厥職。股肱者事有不可宜再三執奏。毋率意而行。司耳目者遇事爲民慮。宜卽劾奏。毋徇情而默。庶百官知勵興起事功。其七乞清理三營草場。減退勢豪莊田。嚴有司掊剋之禁。庶軍民得所。邦國永寧。上然之。且曰。卿等宜勉佐理。太監劉永成沒。或言其有軍功。宜追封爲伯。時力爭之。

或曰。自古有封王侯者。時曰。此豈盛世事耶。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八年壬辰。天下水旱相仍。時復上疏言。時政闕失。乞放歸田里。不許。十一年乙未。正月。陞少保。尋復病。蓋自己丑。以後凡七在告。上輒命醫視疾。遣內臣致猪羊雞鵝酒米之賜。踰日不出。則必再遣焉。三月病革。衣冠端坐。徐言曰。死生常理。不足驚。但冒居大位。上不能報國。下不能養老父耳。無一語及私。問之亦不應。是夕遂不起。贈太師。謚文憲。時資稟旣異。加以學問之純。自少至老。敬謹如一日。閒居無惰意。行則兩手如端拱。飲食不聞七箸聲。尤不喜紛華。先後賞賚白金幾千兩。綵幣數百。鈔十萬緡。冠帶衣服書箱器玩鞍馬飲食之類。有加而時處之泊然。終歲不

一二宴會未嘗有音樂於物尤愛惜雖片楮寸墨未嘗輕擲非其義一毫不苟取與人接有和色無疾言無喧笑諧謔聲至於論辨事理則確然有不可拔者交朋友久而益敬人有善稱道之惟恐其不彰論薦人才未嘗私以語其人嘗一典應天鄉試一主考會試四為廷試讀卷官皆稱為得人大臣間為新進所媒孽者必反覆辯析且以愛惜人才入告言官被譴亦必委曲救護賴以全者甚眾

太常氏曰余觀閣僚猜忌成習蓋權利所在勢無不爭况揆地尤權利所最重者乎為首揆者志在總攬堅絕布公為次揆者中實操戈外惟罄折其來久矣文達文憲相容相謀不嫌同異文達被

譏艾憲力為昭雪豈非宅揆之盛事乎爭慈懿之徽號葬禮於母子之間而典禮之重賴焉策項襄毅之成功於危疑之際而勞費之免無莫其亦無媿論思之職矣然典禮猶文臣所易成敗之爭則幾於運籌決勝于房矣詎不難哉

余肅敏子俊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幼孤，有大志，爲戶部主事。陞員外郎，開霽精敏，有吏才。兩勢家爭田久未決，以其地名與其姓同，執爲故產。子俊曰：「然則張家灣盡張產，耶爲直之一時能名聞於上下，出爲西安知府。西安關中會府，民事戎務，諸節鎮大臣使車往來，極冗繁難治。子俊酬酢從容，上下孚悅。西安民苦城中水，灑飲輒病。日汲水西門外，子俊以爲關中險要之地，使城閉數日，民何以生其城？故有龍首渠，水獨甘，漢所穿也。宋陳堯咨引之西，流入城，人得戶汲。然水道依山，遠至七十餘里，歲修殊艱，且利止城東，而西北居者無從汲也。其西亦有秦漢隋唐舊渠，違城僅

一舍許久廢。巡撫項忠與子俊相度講求，疏請於上。東濟龍首渠導之西入，西鑿廢渠導之東入，而鎬滴二水自丈八頭，甃兩畦，置十閘行十五里，貫城中，與龍首渠會。漚水會為經流，潛行地中，市徧城市，迤邐作井口，乃得戶汲。至今利便。號余公渠。灞橋圯，壞行途，既阻，民田因折。子俊營修堅固，水患永息。涇陽山高，水下漑田，病迅不得蓄。子俊出府金，責清強吏鑿山開水道，轉灌田千頃，使者奏其德行為關中第一。歷陞叅政布政，歲儲數百萬，皆手畫心計，不爽毫髮。志在卹民，培剋更無所措手。陞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移鎮榆林，尚未衛也。成化七年，置衛。八年，子俊廣榆林城，增

三十六營堡。子俊請釐陝中人有伍籍詭落者，及舉謫南戍。子孫不耐南風土者，實榆林衛。又請將延慶二州縣民戶，每糧二十石，免其輸納，僉兵一名，自買馬匹騎，征謂之免糧土兵。又擇俊子弟教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為弟子員。俗多棄地不圃藝，令吏教之樹蔬果，開界石外地，興屯田，遂得數萬石。自是榆林始為重鎮。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肆出入。子俊又上疏言陝西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於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人為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

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友在其外。臣以為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為邊牆。立砦堡。其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剗削。或纒築。或挑塹。綿引相接。為邊牆。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管。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為對角敵臺。崖砦連比不絕。空處築短牆。橫一斜。一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為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兩月而成功。自是虜寇益稀。

按後之議者有云。成化間虜未住套。邊疆少敵。使當其時。以築榆林之工。移置河南之地。因河為城。守易百倍。奈何舍此不為。而區區榆林之築。千有餘里。沙漠是宅。樵蘇斷絕。糧餉艱難。務近忘遠。以致賊得潛滋。據我河套。而延綏將士。因界此牆。遂分彼已。亦拘拘然頽牆之是。依而不知守之。尺寸失之。尋丈矣。又有云。延綏一帶地勢延漫。雜以沙棘。民居隔遠。苦於荒涼。况以千五百餘里之地。未易責成於三年之工。縱使能成。亦難為守。與肅敏之

說前後乖舛。功之難成。亦覺然有別如此。亦可怪也。惜余未嘗親履其地。而不能折衷之。姑記之以俟識者。十二年移

鎮陝西。會詔議弭盜安民之策。選將練兵之方。子俊具奏。一曰。衛國。二曰。保民。三曰。弭盜。四曰。安民。五曰。選將。六曰。守隘。臣聞陝西城池自古無水。成化六年。西引滿河之水。到於西門。穿城而過。足克居民之用。餘者洩出城壕。然年復一年。積滯過多。滄沒之患。不可不慮。莫若於本城西北角。地勢低窪之處。開渠一道。以達於渭。不過三十餘里。此衛國之計也。延慶境外。即係河套。正統初年。守臣貪圖深井之地。圍牆空濶。易於打獵。水草利便。易於孳牧。土地肥饒。易於屯種。因而築城。取名安邊營。以為守備之處。其實窺利營家之意多。保障地方之意少。厥後達賊踏冰入套。所在守臣不

過束手閉門而已。成化以來，官軍委靡，又不如前後守臣計議，量撥官軍看守深井舊城，以爲截殺之所。將安邊營大勢軍馬移入中山坡深溝兒，就險守備。夫深溝陡崖，邊牆牢固，官軍易於戰守，軍民易於輸轉。縱有達賊在套，而我軍且耕且牧，無復爲慮。邇者陝西布政司欲將各縣成化十三年馬草起運新安營利倉，民皆稱便，而乃爲延綏守臣所阻，欲以此草仍送深井。百姓不堪，臣覽所告，隨攷得寧晉伯劉聚都御史王越建議安邊之策，內云：延綏西路定邊二營，正統初年開創，俱係平漫沙漠，難立牆塹。近年於定邊東空添築永濟小堡，伏按馬匹及鎮靖堡軍馬原守塞門，今移於畢家堡。前項五營堡俱各水苦且遠，人馬多病，至內定邊新

興安邊永濟四營堡，賊易窺見，虛實軍馬難於出入。但鎮靖堡已行奏允，仍守塞門。其餘四營堡俱各那移就險而守。定邊營連接寧夏花馬池，我固便利，彼無隣援，不可動也。惟將新興堡移於迤南古迹海螺城，安邊營移於迤南定邊營中山坡，永濟堡移於迤南上紅寺，鎮靖堡不必那回塞門，却移於迤北白塔澗口。海螺城中山坡上紅寺多是削山爲城，俱有門禁，即可搬移。逐漸修理，其白塔澗口就快灘河迤南之險，其河深二三丈，遠百餘里，事成之後，則定邊新興安邊永寧寨靖邊鎮靖龍州八營堡之地，以守則固，以戰則利。况常年必須民間運納穀草，今只令納戶就彼採野草自足供給，此保民之計也。淳化縣三山里，其地切近石門山，與

鳳翔鞏昌漢中等府并蘭縣俱山林曠濶實爲藏賊淵藪所在流
民多有隱匿罪犯拋離鄉土倚恃山林刀耕火種以成家業官司
區處嘯聚煽旣况蘭縣親藩所在知縣正官不及百戶品級難與
軍衛抗衡莫若於淳化縣大義等十六里開設三水縣隸汾州陞
蘭縣爲蘭州以隸臨洮金縣卽隸蘭州令流移之民各附籍於本
州縣各克里甲自置田地從輕起科此弭盜之計也延慶沿邊一
帶正統初年埋立石界軍民依界種田不敢纖毫違越近年營堡
多有移出界石之外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二三十里越境種田致
招賊寇邊境旣已懈弛民人動遭殺戮况自邊牆至烟墩如清水
營一帶中間多有百里者此弊一開末流其可防乎萬一被把總

官員將土地霸占派令軍人代種或因歲年旱澇人有逃亡而徵
租如故則往時覆轍可鑒堅壁清野古人禦寇一策卽今陝西地
方灾異非常人心洶洶時政未宜合行嚴禁此安民之計也有十
萬人之將如都指揮已上之類有萬人之將如指揮之類有千百
人之將如千百戶之類陝西地方十萬人以上之將能稱厥任者
雖不多見其萬人千人百人之將容或有之此等官員非軍功不
陞但中間或有故被姦徒排陷構禍不能伸理者或遇勘問官員
畏避嫌疑不肯辯明者大至禁錮誅戮小至帶俸差操在在缺員
職此之故今後此等官員得罪之後果能改過自新撫按從公奏
保不許輕易施行其所保官員或仍違犯者終身不錄如此則人

皇明朝世續
人有自新之路矣。此選將之計也。商州所屬山陽縣坐落地方。鄠陽鎮所管西裏地方。南有箭河口。北有竹林關。地里隔遠。山林險惡。人烟稀少。俱係客商往來。上津鄖縣必經之處。最爲要害。賊盜竊發。常被阻截。往年王彪火蠟兒等。已有不軌之謀。去年張才李文學等。又有殺擄之跡。幸而先機覺察。皆已就擒。卽今無藉兇徒私販茶鹽。仍無忌憚。及炤鎮安縣地方。兩河口要害。大略相同。乞將山陽縣附郭鄠陽巡檢司。移於箭河口。將鎮安縣附近三岔巡檢司。移於兩河口。其三岔原隸鎮安縣管轄者。俱各不動。及於竹林關開設巡檢司。僉撥弓名一百名。商州四十名。山陽鎮安各三十名。竹林關與鄠陽俱隸山陽。則兇頑失山林之勢。地方無腹心。

凡事只在
留心

之患。此守隘之計也。六議皆行之。著令十三年。入兵部爲尚書。子俊在邊久。知虜情。及將校勇怯。地里險易。遠近虜所出入。凡邊臣奏請從中調度。輒中機宜。又能選屬官賢者委任之。其拒汪直索求樂破安南軍數。及選補府軍衛卒。具見劉大夏傳。未幾致仕。召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子俊又能知錢穀經費。曲算盈縮。諸吏少年敏悟者。自謂不及也。於地方災傷。上聞必請蠲卹。十八年。會宣大多事。命以本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關軍務。言禦戎利用戰車。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今爲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

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縱以爲陳止則橫以爲營車空缺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若是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旨本五其一下兵車營旨其二擡兵車營旨其三擡鹿角柞營旨其四下椿繩營旨其五擡椿繩營旨其具疏甚詳上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爲練武旨以教士卒二十二年再出宣大還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復召爲兵部尙書力疾視事上言四事一均選法謂人材之生不以地拘今銓司

多以美官私所厚請如會試分南北中三等均任之不得有所偏一廣儲積謂民田屯田南北科徵皆有定制今皆廢弛以致國用不足所在缺乏預備倉糧歛散之法及漕運利弊宜命所司議處一修武備謂北虜擁衆近邊蠻寇肆掠江西各邊斥堠不備神機營提督久虛宜蚤圖之一慎刑罰謂近者知縣王濟知府許聰以捕盜受顯戮僉事郝志義叅政劉瑀以捕賊得遠謫人皆惜之請復志義瑀官錄濟等之子孫詔所司議處以聞北虜將入貢兵科給事中夏祚上言今逆虜外稱納貢而內蓄姦謀恐譯字通事官并虜中走回人等貪其賄賂以中國事情告之爲害非淺乞勅兵部榜諭從之子俊復奏以爲虜使來京中間未必無人恐彼窺知

兩言皆人
臣事君要
道

所奏全文以爲待之欠厚而傷其向化之心但乞榜示京師軍民不許欺侮且聽其公平貿易爲便已得旨祚等遂劾子俊柔懦不振故違前旨偏執自用上曰虜情叵測固宜防範而開市貿易亦是舊例但毋令私交漏洩事情而已卽行禁約所司其知之弘治三年卒於官子俊凝重簡默外和內嚴正不詭俗廉不近名每奏對符檄揮筆立就會文切理不事文飾平生仕宦多在西北邊榆林修邊之功最大其在宣大欲推榆林法盡修兩鎮邊牆已有緒忌者論其糜財命工部侍郎杜謙偕給事中御史往按其事令子俊致仕其功竟不就至今人以爲恨嘗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卽近且小亦必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

利害當身任其責豈得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以故鎮榆林時怨謗紛起堅執不撓卒能成功垂利百世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謚肅敏公巡撫榆林時羅山徐廷璋巡撫寧夏亦浚壕築墉繕亭障有功賞當是時鈞陽巡撫陝西稱關中三巡撫廷璋繇選舉爲工科給事中以副都御史巡撫

太常氏曰肅敏之才於甲兵錢穀隨所投之無不奏績余獨怪其於張瑾之求進鎮撫司而不能執奏也守溪長語載憲廟時張瑾以寶石求進鎮撫司上命內臣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美選也奈何以瑾得之上怒別令傳諭兵部恩曰倘外庭有言者吾猶及止也時肅敏方爲司馬恩諷令執奏肅

敏謝不敢。恩曰：吾固知外庭無人也。夫此亦司馬常職耳。卽執之，未必觸聖怒。卽觸聖怒，罷司馬亦未爲不可。而肅敏乃爾。余觀自古才士喜於才之見用，故其意嘗欲無拂劇於其主。乃李弘憲得意之策，終身用之而有效者，肅敏得無意乎？

大常凡曰肅敏之下，然甲兵益發，調劑之外，無不奏效。余聞其工採餘事，中以備備。肅敏之策，西樞閣中三派，無不章。肅敏之策，西樞閣中三派，無不章。肅敏之策，西樞閣中三派，無不章。

王襄敏越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濟人。少補諸生，軀長七尺餘，風骨奇邁，博涉書史，爲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藻思溢發，爲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略睥睨顧盼，有天下志。二十六舉進士，方對策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怪之。監試御史爲請，得再給卷。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景皇帝閱而得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錄進士，選得監察御史。英宗復辟，視朝，覩越進止與奏對，數目屬之。時寇深，掌都察院，東濕僚吏無可當者，而越於臺事精，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留管諸道章奏，久

後來將官
多以此立

之推山東按察司聲藉甚尋大同有虜警當置巡撫吏部以某薦
上嫌其貌寢罷不用而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方
撫宣府而以兵部侍郎留用吏部乃請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
而短其袂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將也遂擢右副都
御史以行會虜稍徙去越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堡寨為經久
計尋以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事久之以總督視師延
綏輕騎襲破虜於岢嵐外俘四十九人鹵首加伯遷左副都御史
又被之於黃草梁俘五人鹵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
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始多選驍勇跳盪武
騎為腹心將而與虜搏始有戰矣然尚不敢與虜軍鋒角惟以間

功

謀探虜累重所聚而劫之或剪其零騎用是得數成功名越再設
伏徼虜破之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稱是詔武靖侯趙輔為平
虜將軍統大軍與越相繼逐虜輔行則已病而越復謀知虜蒲都
魯字羅胤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其妻子營於紅鹽池
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
地分兵千餘為十伏以相掙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
擒斬三百五十餘級獲其女稚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帳
而還時蒲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獲欲歸而遇諸鎮兵邀而
敗之斬首虜一百四十九奪所鹵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甲
仗千六百餘賊既以失利歸則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相顧慟哭

此時不收
套左矣

齊文
世祖不

遠徙不復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論功加大子少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兵馬。復兵部尚書，缺，越意必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忽忽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鹽池之戰，謀皆自己出，為故尚書白圭所阻，抑錄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陞賞者。下兵部，余子俊為請進兼兵部尚書以餌之。乃已。明年復加太子太保。時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訶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乃乘間與之納好，甚密。直方欲誅建夷以為功，而遼東都御史陳鉞賄之重，且始謀也。以故直用保寧侯朱永總兵東討，而身監其軍，俾陳鉞參焉，而不及越。尋破建州夷，永至封保國公，陞賞優渥。

出其不意

越益艷之，乃謀於直，以虜酋面犯邊，詔保國公永為平虜將軍，率師西討。越為總督，直仍監其軍。越念直之誅建夷，永與征行而不先露，使陳鉞擅其功，恨之。乃為直謀，令永將大兵繇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繇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榆林虜已大掠出塞，越語直曰：「受命出塞，無俘獲，何以班師？」既至大同，謀虜在威寧海，則選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之，斬首虜四百三十七級，鹵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千計。旗纛甲仗萬餘，捷聞，詔班師。越遂進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越既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楊善例。

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故列大學士萬安吏部尚書
尹旻下俱許之自是益精心事汪直而陳鉞得爲兵部尚書上
嘗曲宴而內伶爲戲者以貴人裝兩手各持金鉞恣睢前問爲何
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一步上笑而弗
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未師至榆林甫三日召還毋論有司供億百
費卽戰馬萬七千匹死者已五千亡功自如於是亦懼而與越比
事汪直矣尋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適虜從山東等墩入境剽掠
越縱兵擊之擒十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詔進越太子
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是役也斬級少於法僅下賞而
封拜橫溢則上以直在事欲貴重之故而越改掌前軍都督府

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侯改右班或可得侯
不復有薦紳念而萬安劉吉等稍側目越矣汪直亦爲其儕所忌
惡遂復命越掛平胡將軍印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擊虜虜已
退越等請班師不許遂巡延綏而虜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
使游擊將軍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叅將支玉敗之於大眾梁延綏
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十七功最多虜
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捷聞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尋改越征
西將軍填大同不復稱大帥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士萬安等乃
請移越師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鎮大同言者以寧直不
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旣行則姦事大露上乃命給事御

事直自是其罪殺虜自是其功

真是將才特不當發身科第耳

如何不得人死力則其乞諸王亦非專自為也

皆是得人必妙用

史論紕直八罪因併紕越詔削越官爵追誥券徒置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錦衣都指揮等官越之敗錄汪直然直向得為奉御一時朝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者越最名能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濬侶鍾等皆為大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賄貴時時稱越才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列冤狀會有為左右之者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恒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能恤下財來往若流水不之問籠罩顛倒豪傑不知所從人皆願為之死機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百端故不復持名簡軍行過陝西秦王宴之奏伎越語王下官之為王吠犬久寧有以相酌否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四伎抱琵琶捧

觴侍而一千戶調虜還即召入與談虜事甚昏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彈琵琶侑酒即併金卮與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為効死力積功至指揮而其夜襲虜帳也將至而暴風起塵翳目眾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入掠者還而我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為千戶越之在安陸與還濬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而其功名志不少衰會家近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為上言之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為臺諫所論阻時西虜犯邊急巡撫吳珉不能禦兵部言宜得一重臣控制之庶於進止便再薦凡七人弗稱旨時屠濬為吏部德越而

李廣從中右之以越名上遂許之。陛見上慰勞有加。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督甘肅寧夏延綏軍務諸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事勅諭之云賀蘭山後乃虜賊巢穴累次寇邊皆自彼而入使其居住年久熟知地方或引誘北虜大眾或招來野七克力等夷為患不小命越運謀征勦毋令滋蔓越至自寧夏遣將分路發兵延綏副總兵都指揮同知朱瑾領兵一千出南路寧夏鎮守太監張佃總兵都督同知李俊領兵二千出中路副總兵都指揮使張安監鎗右監丞郝善領兵二千出北路越居中制之張安郝善分為二哨北哨行五十餘里至花果園遇賊擊之斬十三級南哨至蒲中溝賊望見畜產遍野棄不顧亟從沙窩遁去七人不及走斬之其一人衣甲居幙甚整意其酋也合兵追

大把都賊集其衆分為三面併力馳突我軍下馬用鎗銳禦之賊稍却騎乘急擊之斬十級日晡張安收兵回伏兵道旁賊來襲遇伏走郝善領兵截其去路復追斬八級又進至柳溝兒斬三級賊西遯乃還寧夏城凡得賊首四十二駱駝十九馬百二十二牛羊器仗千數因加越少保兼太子太傅左都御史如故張安郝善等陞賞有差越又上處置哈密事宜大意謂鎮邊疆者當率舊章服夷狄者當用世族哈密乃我太宗開建之國陝巴實故忠順脫脫之族孫土魯番不道劫而殺之致勞王師遠征今阿黑麻悔罪陝巴來歸若棄哈密而不復則非所以率舊章置陝巴而不用則

非所以用世族。故臣等以爲仍宜封陝巴爲忠順王。先令率其所部還居哈密。朝廷原賜陝巴金印冠帶表裏銀絹等物。收貯肅州者。請皆給之。其哈密所夷衆所須修城器具及口糧牛具穀種之類。臣等當量濟之。又回回頭目寫母虎仙等及罕東赤斤所屬城堡番達頭目人等。或協守哈密。或互爲聲援。并小列禿等夷素與哈密輔車相依者。請各給賞以慰其心。更請賜陝巴貴重服色。以示殊恩。至於哈密都督奄克孛刺等。宜令與陝巴和親。他種頭目迭力迷失等。宜令仍居苦峪。其給陝巴之物。皆卽受封所併付之。不必遠勞。差官齎送哈密。章下兵部會官議奏。請如越言。上從之。命加賜陝巴大紅蟒衣一件。會中貴人廣自殺言者皆首攻越。

上雖雅重之。不爲報。而越坐憂悴病劇。遂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謚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伯爵。竟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太常氏曰。世之才略氣魄。有能萬一襄敏者乎。使遇漢武。衛霍何足道也。史稱衛霍出塞。海內爲之虛耗。襄敏不聞繁費。衛霍部下或迷失道。襄敏所用未必皆名將。所至成功。其紹朱末。亦青之迂。李廣哉。余以爲卽不從中貴取寵。自足豎立。何至盡毀冠裳。以規左腹也。最可笑者。冢宰尹旻率諸卿貳詣直屬襄敏。爲介尹問跪。否。襄敏曰。安有六卿跪人者。襄敏入見尹密伺之。長跪而出。尹等入跪。襄敏尤之。尹曰。吾效人耳。於此一時。亦何必用此機械。豈其

皇明朝七紀
知媿而求掩。或繇其作用已熟。發念無復直心乎。陳曲逆曰。我多
陰謀。道家所禁。雖然。世謂其功不掩罪。則過矣。世之小人。但有其
罪而無其功。則又何如耶。彼一時不有陳鉞乎。余惟以王文恪。崔
文敏之論爲公。故併附之。王文恪公曰。世昌紅鹽池。劫虜取勝。本
兵家奇術。議者往往黜其功。崔文敏公曰。少聞世昌文武大畧。比
入翰林。人多謂其任術不足數。及修泰陵實錄。得見國史。知其塞
上功甚偉。世昌姿表奇邁。慷慨自許。論議英發。見事風生。久膺師
寄。歷西北諸鎮。身經十餘戰。其於邊徼。險易虜情。真僞將才。士勢
定。諸胸臆。覈如示掌。出奇取捷。慮成發中。顛倒才智。柔馴辨強。皆
樂爲之用。効之者皆自以爲不及。其識其力。壯老一致。雖懼挫劬

而志不少衰。善獎拔士類。嘗特薦揚守隨。侶鍾屠瀟。王睿四御史。
健將武較。多出其門。又長於吏事。判斷章奏。口占授吏。曲當事情。
博學多聞。凡兵法射藝象緯堪輿之說。罔不該究。爲詩歌雄邁。跌
宕。若不屑意。睦族敦舊。賙窮恤貧。援接卑幼。如恐不及。

昔不曾意劉太... 劉文靖健

劉文靖健

劉健字希賢，雒陽人。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中，陞修撰，歷諭德少詹事。皆事泰陵於東宮。東宮卽位之年，陞禮部侍郎，兼學士入閣。四年，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健初在翰林，閉戶讀書，交游希寡。衆謂健木強人，已入閣，益練習國家典故。人又謂健有經濟才。當是時，萬安、劉吉相繼去。徐溥、丘濬與健在內閣，正色簡言。廉靖不肯依違。七年，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明年，徐溥去。健薦李東陽，謝遷入閣。十一年，大明會典成，進少傅、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內監蔡昭爲已故太監李廣請祠額葬祭，有旨許之。健等言：內臣例無祠額葬祭。近年以來，雖或有

之乃朝廷獎善褒忠之意實非常典今李廣之死欺罔之情脏濫之迹悉已敗露衆皆謂聖心昭鑒必正其罪以爲姦邪不臣之戒而乃賜祭葬又賜之祠額是使欺罔脏濫之人與忠謹善良者無別誠恐上累聖德下拂人心其於國典政體關碍不細所乞祠額及祭文臣等未敢擬進上命祭文仍舊撰進祠額已之時清寧宮新成有旨命番僧設壇作慶讚事三日健等上言佛老異端聖王所禁我朝雖設僧道錄司而出入有清規齋醮有定數未聞於宮闈之內建立壇場聚集僧道蓋祖宗宮禁之制至嚴至密雖文武大臣勳戚貴人不得輒入豈可使胡羯邪妄之徒羣行喧雜連朝累日以腥羶掖庭驚動寢廟祖宗法度一旦蕩然其爲聖

德之累不小矣若謂聖祖母太皇太后在上必欲曲爲承順以祈福壽則皇上修建宮殿不日而成問安視膳無間朝夕純誠至孝通於神明自天降祥有願必遂豈必假異端之術干宮禁之制然後爲孝哉伏望速將香壇撤去胡僧盡行逐出使宮闈清肅政教休明臣等平居無格正之功臨事乏規諫之益此等詔旨不得與聞尸素之罪萬死莫贖今事出倉猝不暇從容論列不勝待罪俟命之至時府部科道等衙門亦各以爲言上曰爾等言是但宮殿新成慶讚亦先朝永樂以來舊典其置之自戊子以來上御極已久益明習機務凡國家大事率召見輔臣健亦以身任天下之重與李東陽謝遷二人同心輔政上數至文華殿平臺

暖閣面議大政如吳一貫張天祥獄。睿皇后陵寢殿進退五府
四營公侯伯。災異去留大臣皆。上前相可否。少有間諱。健輒盡
言。健確直見事少遲。東陽才敏。達謝方質三人同心。時人語曰。李
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十四年。延綏達賊擾邊。王師久駐。累請
缺餉。健言。邇者糧餉缺乏。致厯廟議。屢遣廷臣計無所處。開中鹽
引。則鹽法已壞。商賈不前。鬻賣官吏。則名器徒隳。實用亦寡。鄰方
糴買。則貨輕脚重。運送艱難。至附近空運。民已不堪。逃亡相繼。外
患未除。而內地先敝。夫官軍一出。輒闕乏如此。設使經冬及春。賊
勢未解。不知何以給之。一方用兵。尚且窘急如此。况遼東虜勢張
大。邊患方作。湖廣貴州軍旅繼動。不知何以處之。臣等每思至食

不下咽。竊惟天下之財。其生有限。若非節蓄於平日。豈能驟集於
一時。近年以來。用度太侈。光祿寺支費。增數十倍。各處織造。降出
花樣。動千百匹。顯靈朝天等宮。泰山武當等處。修齋設醮。費用累
千萬兩。太倉官銀存積無幾。不足給邊。而取入內府。至四十五萬。
宗藩貴戚。求索田土。占奪鹽利。動亦數千萬計。他如土木工作物
料。派傳奉官員俸錢。皂隸投克匠役。月糧布花。歲增月益。無有窮
期。財用之匱。率繇於此。當緊急闕乏之時。猶不爲節省之計。將至
大壞極弊。禍可勝言。向來大小衙門。陳言會議。事有干碍內府及
親王貴戚者。無問可否。槩令炤舊。臣等屢嘗規諍。未盡採納。伏願
皇上念國計之艱。憫民力之困。躬行節儉。減省供應。絕異端無

益之費。停內府不急之工。仍勅各衙門。凡有採荒革弊之策。畫一具奏。特賜准行。上嘉納之。上欲差內臣武當山送像掛旛。修設齋醮。傳令閣臣撰勅。併祭文。健言神之有無。事之可否。臣等姑未暇陳。竊聞此山宮觀像設富麗已極。增添易換。徒見勞擾。實爲無益。况今四方災異迭出。順天河南山東等處沿河一帶。雨水泛漲。田禾滄沒。人民窮困。州縣驛遞本等應付。尚不能堪。湖廣地方苗賊肆亂。軍旅方興。糧餉供餽。猶恐不給。如又動此大役。撥船必至千百。撥夫何止十萬。非惟逼迫逃亡。抑恐激成禍變。又况陝西遼東虜情猖獗。軍餉尤急。外患方殷。而內地民生愁苦。之情地方凋敝之狀。君門萬里。恐皇上不得而知。臣等備員輔導。深切憂

武大臣有功德者。謚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所賜。予儒臣所擬。撰天下後世其謂之何。疏入。俱報罷。時朝政稍懈。健等言。陛下卽位之初。百度一新。遠近欽戴。邇來勤勵之志。漸異於前。每日蚤朝。不過數刻。而起鼓。或至日高。宮中奏事。止得一次。而散本。或至昏黑。侍衛接本之人。筋力疲憊。不得休息。百司庶府之事。文書壅滯。不得施行。一事之決。動逾旬月。一令之出。隨輒廢弛。羣僚玩習。視以爲常。如此而欲久安長治。保無禍亂。恐亦難矣。臣等屢嘗言之。旋復如故。夫禍亂未形。固宜言不見信。若禍亂旣作。誠恐悔亦無及。此臣等所以憂惶慚懼。不能自己者也。伏乞陛下。願養精神於暮夜。

皇明車十編
晏息之時。奮發勤勵。於且晝清明之際。視朝聽政。省覽萬幾。一如
卽位之初。則威權在已。姦弊不生。刑政日清。災異自弭。又言竊惟
天下之事。有輕有重。有緩有急。不得其序。則亂而所不當爲者。勿
論也。夫事之重且亟者。不過親賢憂民。賞功罰罪而已。近時以來。
奏事之期。日漸遲晚。散本不及禁門已閉。內外章疏。動經累日。甚
者或延至半年。或終留不出。因循積習。遂以爲常。仰惟皇上於
聲色貨利。無所嗜好。宮禁嚴密。人不敢知。但恐佛老鬼神之事。有
妨聖政耳。夫神之所當祭者。不過天地宗廟山川社稷。及古昔聖
賢而已。其禮有時。不妨於政。其用有節。無害於民。若佛老之教。邪
妄不經。空虛無益。蠹政害民。非所當務者也。竊聞寺院宮觀齋醮

懼。近因邊需窘急。請節財用。亦嘗論及此事。荷蒙采納。不數日間。
乃有是命。臣等若有阿諛承順。罪將何逃。伏乞停止。上從之時。
虜入套。聲言入犯。內官苗達等率兵數十萬。不能防禦。虜旣渡河。
乃以擣巢爲名。僅斬首三級。熾張功伐。乞賞無厭。有旨令擬陞賞。
擣巢功次。欲將奮不顧身二百一十一員名。特陞署職一級。律言臣
等看得兵部三次議擬。極言軍功陞職。必論首級。係祖宗定制。
彼處所獲首級。止於三顆。今擬陞七人。賞四千餘人。其奮不顧身
等項。又比常加賞。已爲過厚。足以激勵人心。若陞職太濫。則恐將
來軍前。俱各倣效。冒名勇敢。當先奮不顧身等項。以圖僥倖。誰肯
著實向前殺賊。此誠爲國大計。若臣等苟且阿順。則是該部爲朝

廷守法而臣等乃反壞之。罪無所逃。以此不敢輕易改擬。伏乞聖明採擇。上納之。十六年加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是年五月一品滿九載。當是時國家治平無事。上顧健喜。諭曰。勞卿久矣。兼支大學士俸。十七年有旨朝陽門外建壽塔寺。健復率同官言。竊惟人主信佛。莫若梁武爲甚。卒餓死臺城。信道莫宋徽宗爲甚。卒囚斃虜地。求福反爲致禍。往事可爲鑒戒。我祖宗相傳以治天下者。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似此異端。蠹財惑衆。何關於治佛塔之設。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令撰真人杜永祺等誥命及封號。疏言誥命乃朝廷所以獎貞勵能。雖師保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况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

無時。佛書道經刊寫相繼。甚者或掛袍於千里之外。或白晝散燈於大市之間。朝野傳聞無不駭異。夫寵向僧道。則親賢之禮。疎耗費錢糧。則愛民之意。闕以慈悲爲寬容。則壞法失機者得逃重罰。是當急者反緩。當重者反輕。凡政之弊。皆繇於此。願皇上以萬幾爲重務。速賜施行。以異端爲蠹政。不勞聖慮。實宗廟無疆之慶也。疏入。上皆嘉納之。十八年進左柱國。支正一品俸。一日上召至暖閣。健等因奏曰。今公私困竭。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

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太祖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健等贊曰。請下部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

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知上勵精無不稱慶。上因欲盡革諸煩苛弊蠹。召對輒屏左右。左右不得聞。大懼竊從屏隙中觀。但聞上數數稱善。上仁慈敬慎。尤欲守成法。惡慘核健等亦見太子未壯。上體清癯。恐一旦禍起不測。務却謀遠。顧省機密。發使天下。陰受其福。至上語及宮中事。毅然欲制。抑盡刷洗。近侍權復。高皇帝舊然亦未敢輕動也。先是北虜小王子來求貢甚急。既而不來。有走回男子報說。虜中有異謀。欲搶黃裏。黃裏者謂京城也。又云。朵顏衛頭目。可見乞蠻領二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女寄養。似有引誘入寇之跡。於是遣官赴大同宣府。併往各關。預整理糧草。以待出師。健等

皇明輶世編
上禦虜安邊事宜。一大同出戰軍少。而京軍又止。可助爲聲援。不若邊人習戰也。合於彼處不分舍餘鄉民人等。但有勇力可備出戰者。多方選募。給與糧餉。盔甲器械馬匹。仍賞養贍銀二三兩。令其隨軍調用。大同馬匹。兵部雖曾俵給。尚不足用。亦多不堪戰。聞彼中亦自可買。合發太僕寺馬價銀三五萬兩。就彼收買。稍寬價值。則人皆趨利。馬自至矣。一大同糧草不敷。近雖已准開中引鹽。緣近來鹽法廢壞。上納者少。恐不濟事。合發太倉官銀一二十萬兩。召商中納。以應亟用。彼處武職官員。生長邊方。多有勇畧過人者。但爲資格所拘。不得超拔。合着總兵等官。用心訪察。但有才勇。隨宜取調。領軍殺賊。仍一一奏名上聞。以備簡擢。一彼處將官畏

怯退縮。誤事者多。僅有一游擊將軍張俊謀。勇頗聞。近又能以寡禦衆。合特勅獎勵。以勸有功。一兵部原擬再選京營官軍一萬員。名令都督李澄孫貴統領。以備後援。臣等訪得二人皆非統馭之才。恐不勝事。近有取回都督神英。原任大同總兵。頗諳彼中邊務。堪領前項官軍。合令兵部再訪如英者一人。以備任用。一京師天下根本。京營官軍所係至重。今選一萬聽征精銳已少。近該各官請查選營衛軍士以實。行伍事無急於此者。伏望速賜施行。一京營坐營把總等項官員。勝任者少。在外衛所武職。或有可用。乞令兵部詢訪。不拘資格。但有才勇。疏名具奏。以備任使。一各處守邊官員。有誤事降級帶俸差操。及爲事罷黜者。多係曾經戰陣。諳練

邊事。合令兵部咨赴軍前立功。一近日兵部奏准招募軍士。號令已出。應募者少。今京城內外無名籍之人甚多。合令兵部設法挨查。但有年力精壯。原無名籍在官者。取具貫址明白。收充軍役。庶營伍得克一虜。寇變態不常。近聞大同拆牆入邊。連營駐劄。雖大同附近州縣城堡消息。與城內猝急不能相通。若必得彼奏報。然後處置。誠恐緩不及事。合令兵部選差慣騎曉事之人。前去探聽。星馳回報。庶邊情易達。事機不悞。一虜衆入寇久駐。肆行搶掠。我軍未能少挫其鋒。合令總兵等官。詢訪彼諳練軍事之人。從長計議。多方設策。或招募敢勇。掩其不備。直擣巢穴。或設伏出奇。乘其零散。相機截殺。務使痛遭挫劫。畏威遠遁。上深嘉納。令各部議

行。時西北之事。方厯聖慮。屢見咨訪。故於此亟行之。七月。上召健至暖閣。出大同鎮巡官章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擅殺墩軍。延綏游騎兵累調未至。乞增兵補馬。情詞甚急。上曰。墩軍皆吾赤子。乃敢擅傷朕。當作主。京營已選聽征六萬。可再選一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卽日起行。健等奏曰。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社稷之福。京師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東陽曰。用兵事須令兵部議處。上曰。兵部既有新例。亦不敢擅開。須自朝廷行之耳。遷繼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上意未釋。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朶顏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爲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

其定徐議所向耳。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十日，最爲切近。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待報，乃行免致臨期失措。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夏亦力言京軍未可輕出。上納之。當是時，三人者在內閣。馬文升在吏部，劉大夏兵部，戴珊都察院，韓文戶部，同心戮力，天下仰望。風采文明年，上遽病，外議藉藉謂禍本有所起也。上大漸召健等三人，乾清宮受顧命，力疾起坐寢榻，語在李東陽傳中。康陵卽位，冬至節，靈濟宮祭金闕玉闕二真君，遣尚書李東陽行禮。健言佛老二教，聖王所必禁，儒者所不談，好仙得禍，史冊甚明。若靈濟宮所奉二真君，乃南唐徐溫二子，知證知諤，謹按正史所載。徐溫

養子知誥，篡僞吳楊氏諸子，皆爲節度使。知證天死，知諤病死，五代石晉時無故廟稱之爲神，國朝雖有廟宇，然亦止稱爲真人。令道士供奉香火。成化末年，加爲上帝，禮官失職，不能規正。先帝初年，革去帝號，天下傳聞以爲聖政。至於神父神母，僊妃皆是僭叛家屬，濫冒美名，尤爲非禮。每歲三大節，分官祭祀，復遣內閣儒臣等撰文祝告。臣等據禮上陳，荷蒙聖斷，卽時撤出靈濟真君生爲叛臣，死爲逆鬼，而冒名僭禮，享祀無窮，惑世誣民，莫此爲甚。伏乞將前項祭祀通行革罷，庶祀典不愆，治體無累矣。上曰：二真君之祭，據禮當革，但先朝行之已久，姑仍其舊，今後不必遣內閣重

臣止令太常寺官行禮時新政猶肅未幾劉瑾等導上遊戲廢政。健因與李東陽謝遷言。昨司禮監遞出吏部戶部兵部都察院各一本傳示聖意。令臣等擬斷。臣等據理論事皆不可行。逐一從公擬票上請。又蒙發下不從。所擬臣等惟今鹽法之壞極矣。譚景清等肆行賄賂。假公營私。既不肯奉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沮壞鹽政。累及母后。論其情罪。死有餘辜。况皇親之家。既自辭退。家人引目。此商人者已不相干。乃以巧言曲爲庇護。寧廢國法。誤邊計而不顧。此不可者一也。軍法之壞極矣。大同隨征。所開衝鋒破敵。三次當先。二項舊制俱不准。陞况經侍郎等官勘實。京軍職居陣後。無顯功。無明証。姓名差錯。多寡不一。依擬給賞。已爲從厚。乃

欲踵近弊。陞冗員。至於數百。其買功賣功。事覺置對者。皆小官賤人。又以特恩。宥免使姦人得計。法令不行。壞名器。糜廩祿。皆不之恤。此不可者二也。刑法之壞極矣。神英侵賣官馬。賍餘十兩。爲監督等官所劾。下巡按御史勘實。而乃占愴其子。不甘就鞫。欲併釋其家人。自來武臣無敢玩法抗上。如英比者。英縱有微功。亦當別爲議處。若通免究問。止令罰俸。堂堂朝廷。不能制一武夫。何以控制天下。威服夷狄。此不可者三也。選法之壞極矣。御用監書篆缺。人吏部送旨考選。送用今乃令已黜人員。通送本監。考較優劣。不信銓衡。而信寵幸。祖宗舊制。恐不如此。况黃緣傳奉者。奉詔裁革。曾不幾時。而遽開此例。則匠官術士。倣倣成風。以邪路爲當行。

視明詔爲故紙其所關係亦非細故此不可者四也凡此四者該部掌行或會官議奏朝廷任賢圖治責在有司不宜以一二私恩壞百年之定制以一二人之邪說廢萬世之公論况皇上春秋鼎盛政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彗星晝見太陽無光盜賊縱橫夷狄猖獗財匱民窮怨謗交作內外臣僕方且持祿固寵乘機作弊排忠直如仇讎親姦邪如骨肉日復一日愈甚於前禍亂之來恐亦不遠臣等受知先帝久侍青宮若顧惜身家共爲阿順則欺君誤國之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所有前項四本不敢別議謹將原票封進若以臣等迂愚言不足信則當乞身避位以讓賢能不報建等又上疏自劾失職辭避重任言臣等俱以庸愚

遭遇先帝簡任內閣委以心腹臨終顧命惓惓以陛下爲托卽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相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司庶府倣倣成風非徒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能幹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奏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干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畧不顧問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累有論列輒留中不報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若諉顧命之名而不進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之何乞賜罷不報又疏言詔書不信政令失中十事視前四疏事又加詳焉一曰商人附托王親奏討殘鹽二曰隨征按伏人員乞陞冗

濫。三曰多收淨身男子。賞賜無度。四曰內監書篆濫收革退人役。五曰皇莊地土。既令御史查數。又復差官騷擾。六曰皇親家人奏訴。輒奉駕帖出外。拿人。七曰韋興齊玄。蠱惑先朝。未正典刑。夤緣進用。八曰內府占役。管兵。奏准赴營。仍留炤舊。九曰內庫支銷。累數百萬。不行查算。司鑰庫銅錢。久不支發。十曰饒州磁器。詔蠲二年。又令起運。兼之項者。臣等所陳。奉有聖諭。處治。至今未有奉行。今奉聖諭云。待斟酌行事。必言無可採。又使之炤舊輔導。亦不過仍前失職而已。用是再伸前請。乞賜罷歸。疏上。上付各衙門查奏。革之。於時風雨雷霆。傷正殿鴟吻。太廟春獸。天壇樹木。禁門房社。各有摧折。徒等上言。近日以來。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

遊戲漸廣。茲當長夏盛暑之時。經筵日講。俱各停止。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奢靡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畜。不可蓄於朝廷。弓矢甲冑。戰鬪不祥之象。不可施於宮禁。夫使聖學久曠。正人不親。至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交雜於前。則聖賢義理。何繇而明。古今治亂。何繇而知。民生困苦。而莫伸。政事弊壞。而莫捄。其所關甚大。大臣等寔切憂之。京師災變。比之四方。奏報者。事體尤重。天心示警。蓋已甚明。伏願陛下勵精圖治。屏去玩戲。放逐鷹犬。凡諸司所開利弊。詳加納采。斷在必行。庶可以消弭災沴耳。上曰。朕聞帝王不能無過。而貴於改過。覽卿等所言。俱見忠愛之

誠朕當從而行之。健等又言：臣等勘得府部等衙門災異陳言，有臣等所不及知者，竊恐萬幾之繁，不暇徧覽，謹摘其要語，開具於後。一單騎馳驅，輕出宮禁，一頻幸監局，泛舟海子，一鷹犬彈射，不離左右，一內侍進獻飲膳，無不曲納。此皆今日所當切戒者。伏望置之座隅，朝夕顧諟，以成聖德。健等又言：先該臣等具題視朝太遲等事，奉旨以忠愛見獎，且許施行。近者兩月以來，或至日高數丈，侍衛執役人等不能久立，俱縱橫坐卧，棄仗滿地。四方朝見官吏，外國朝貢使臣，衆所共見，有傷國體。文武官員疲於久候，非但精神困倦，抑且廢時悞事。又當天變民窮之日，恐懼修省，猶恐不及。若君怠於上，臣荒於下，禍亂之來，似亦不遠。故敢冒死上陳。

上曰：知之矣。時太監王瓚、崔杲以織造奏乞引鹽，工部爲之請勅。健等言：祖宗舊制，鹽法本以備邊。近年奏討數多，成法盡壞。先帝深知其弊，特令該部查處。龍馭忽升，事功未就，恭遇皇上漁頒明詔，痛革弊端，奈何清理之使方行，織造之命隨下。生財之源，旣塞；蠹政之弊，復生。前勅決不敢撰寫，况太監崔杲奏討引鹽，不過變賣銀兩。若戶部支與鹽價，尤爲省事。若仍給之夾帶，必多鹽法之壞，愈甚於前矣。於是五府九卿科道等官，亦上疏論其不可。上意猶欲全與鹽引，乃於日講罷，召健等至暖閣，問南京浙江織造乞長蘆鹽一萬二千引，戶部半與引，半與價，何也？健等對曰：戶部亦是爲朝廷搏節用度。上曰：該部旣欲節用，何不留此半

價却以引鹽與之聽其變賣可不兩便乎。健等曰：價銀有限，不若鹽引之費為多。上曰：何故？東陽對曰：鹽引一紙夾帶常數引，以此私鹽壅滯，官鹽不行。先帝臨終銳意整理，正是今日急務，也不可不為遠慮。上曰：夾帶事覺，朝廷自有法度。東陽對曰：此輩若得明旨，即於船上張揭黃旗，書寫欽賜皇鹽字樣，勢焰烜赫，州縣驛遞官吏，酌應少誤，即加笞辱。至於鹽商竈戶，雖凌虐萬狀，誰敢呼冤？所以不若禁之於始。健等亦共言之。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專是內臣壞了？譬如十人中，也有三四個好的，言之至再，蓋是時已有先入之說矣。上復謂曰：此事務要全行，健等至閣復上疏極言。自古帝王以從諫為聖，拒諫為失。國家治亂，常必繇之。顧順

旨之言易入，逆耳之言難受。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臣等每以此說進於陛下。今文武公卿臺諫合詞伏闕，皆為鹽法不可壞。而聖意堅執，排羣議而行之。就使織造有益，姦弊不生，然上虧朝廷納諫之明，下失羣臣守法之義，所得幾何，而所損者不可勝計矣。上曰：昨聞卿等面奏，今復覽疏，朕心已悟。引鹽不必全與，可支與十分之五。餘如議與價銀，先是科道皆交章乞請急除羣姦，以保聖躬。司禮監至內閣傳旨云：聖諭已悟，痛加修改。所劾太監馬永成等，姑示涵容。健與李東陽謝遷上言：此數人者，蠱惑誘引罪大惡極，得罪祖宗，非皇上所得而赦。再上疏乞誅永成等，上不允。於是健等以去決之，各上疏求退。持言官章不肯下諸

夫
去去長
指為始
去亦一
此輩一
人未有甘
心就死者
况朝夕狎
昵恃恩之

人豈得無
變奈何不
慮
此輩一離
左右遂無
能為欲置
之法易易
矣

閣業已窘相對涕泣會大臣韓文等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八
人請閣一日而遣者三而健等卒持不肯下內司禮監王岳亦東
宮舊臣也剛直頗惡其儕所為獨是閣議諸閣益窘業自求安置
南京司禮太監陳寬李容王岳同至內閣議有發瑾南京獸房閑
住之說健厲聲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陵土未乾嬖倖
如此他日何以見先帝於地下寬容辭去時王岳與司禮太監范
亨徐智亦助文等奏於上言外朝多官論劾不可不從上不得
已允之會天晚待明發旨捕劉瑾等下獄瑾等聞之趨至上前
環跪伏哭頓首觸地訴岳等交通外臣欲害某等上為之動瑾
因曰夫狗馬鷹犬何損於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

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上怒立命瑾入掌司
禮監兼提督團營而收岳等繫獄設內行官較巡察丘聚等並司
營務分據要地先是瑾等嘗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
官欺壓內臣武職之事至形於雜劇上久信之至是因健乞致
仕遂與謝遷俱去八人者惟恐健等去之不速上以健數有直
言逆耳遂聽之雖賜勅給驛猶循舊典而眷戀之意斬然矣惟留
李東陽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嘗瑾等罔休東陽不出一
言遂得懇留既而王岳李榮范亨徐智並發南京克淨軍仍遣人
縊殺王岳於途繇是大權一歸瑾等勢傾中外莫敢誰何文臣慘
禍始此矣初舉朝共攻瑾等欲誅之閣議方堅持必克兵部尚書

復遷左庶子侍讀學士四年辛亥預修實錄成陞太常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克日講官會久早求言東陽奏曰臣職在講筵不關政務惟君心爲化理之原經傳乃致治之法其勢似緩而實急其功似淺而實深顧講讀有時章句有限宏詞奧義未易悉陳嘗慕范祖禹講月令而深諭識於奉天之道林機講禹貢而極陳勤儉爲治之理又聞唐崔郾半歲不問經義則謝以無功李絳踰月不訪理道則自慙飽食臣之瘼曠實又過之近臣以經筵輪講孟子兩年日講亦用此書謹摘孟子格言切於君心治道而未悉愚見者析爲數條極論其理而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如陛下所欲聞者以類附焉一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

能動者也臣伏見弘治紀元以來二三年間天地降祥雨暘時若咸應之理昭然可觀近二三年休徵弗應錄冬入夏旱虐尤甚意者於初政之善有未盡合乎抑應天之政或以文而不以實也臣願陛下齋明此心勵精圖治賞一物必思天命所當予罰一罪必思天討所當加御一膳必思民飢服一衣必思民寒災異之奏自郡縣者彙爲卷冊以備觀覽章疏之付在有司者限以旬日必令覆奏使議朝政者不爲作舍道旁之空談拯民災者不爲紙上裁成之故事若齋醮一事誑誕尤多凡事關祈禱悉加屏絕亦應天以實之一端也一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臣按人君一心萬事根本正心必先於意誠意誠必先於致知格

皇明轉世編
物講學者格致之要也。宋蘇轍進端午帖子曰：始學深宮夏日長，只將無逸鑑興亡。王巖叟因侍講進曰：陛下退朝無事，以讀書爲樂，天下幸甚。臣願陛下當此盛暑亢旱之時，澄慮保和，暇卽取累年講官所進直解，時一繙閱，則義理融徹，根本不移。不然，則雖發言盈庭，積疏成案，旋置度外，何所益哉！一孟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今諸營官軍操練日少，工作務殷，見在之數不敷於坐派，停止之詔遽移於陳請，使其精消氣憊，嗟怨不堪。比者諸司屢嘗執奏，量爲停免，如金水河、昌國公墳等處，特令償完。夫有司以停止爲請，朝廷以督併爲名，名實相違，無以昭示天下。乞俟雨澤旣降，再圖修治，其餘不急之務，一切停罷。一孟子曰：不違農

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今天下民窮財盡，其勢已極。姑以三者言之：山東之地，草根樹皮掘食殆盡，繼以人肉荆沔諸湖水竭，魚荒河泊諸課率多折納，易州山廠林木已空，漸出關外。其他賦稅大抵皆然。天下之地無一處而不貧，萬物之利無一物而不貧。苟據畜按籍計口數物於都邑之間，臺省之內，可以知之。而况於九重之上哉！至若京師市鋪光祿寺科派太繁，供應之物急於田賦，買辦之役亟於催徵，官價不克，動踰時月，國門之稅曩因戶部委官張鑑過於侵削，嗟怨盈途，商賈幾絕。陛下降旨切責，然後買遷不滯，但其起例太重。今雖漸減，猶未甚輕。茲欲蠲租減稅，則國用

皇明車世錄
不克二者之外。別無長策。惟雜泛差役。與額外科派。請下有司痛
令裁省。而節用一事。乃萬事根本。我太宗文皇帝所服裏衣。徹
垢納而復出。謂侍臣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是念當惜福
故。每澣濯更進。昔皇妣躬補緝故衣。皇考見而喜曰。正可以爲子
孫法。朕嘗守先訓。不敢忘。宣宗章皇帝載在五倫書。蓋將爲萬
世法也。願陛下遠稽前代。近法祖宗。一轉移間。天下受無窮
之福矣。一孟子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臣切見山東等處。災
傷已極。近者廷臣屢請漕運官糧。量留賑濟。未見准行。臣惟京儲
固重。歲給尙贏。若限數借撥。量價雜賣。計歲還納。似亦無妨。乞命
戶部借撥數十萬石。及運船米盡之日。扣計後船。於臨清等處水

次倉納分。令收糧委官監糶。以濟其急。而留貯價銀。以俟豐熟。糶
還後年運舟。分帶至京。惟在糶糶之間。稍加調停。脚價之耗。別爲
計處。使還官雖遲。不失本數矣。况運軍貧窘愈久。愈困。使得稍免
半途蚤還。暨息以圖後功。亦未必無益也。一孟子曰。仁政必自經
界始。切見畿甸等處。姦民惡黨。競指空閒田地。以投獻爲名。藩王
勢家。輒行陳乞。每有賜予。動數百頃。得請之後。標立界石。至包羅
村落。發掘墳墓。訴訟之牒。纏綿歲月。冤號之聲。震動遠邇。夫生齒
旣衆。地豈有遺。凡以空閒爲請者。皆欺也。朝廷雖屢頒禁令。俞允
繼之。投獻者。謫罰相仍。而陳請者。終於得地。歲復一歲。何時而已。
臣願以後除官有冊籍者。上俟處分。稱爲空閒。更不賜許。使陳

皇明朝世編
請者無效。則投獻者自止矣。一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臣聞廣西近因軍糧不足，以致官軍囂閤，幾成大變。及至出軍蠻賊截路，總兵方面等官橫被戕害，固繇紀律不嚴，事出意外。寔亦教養失道，氣沮心離，故顛沛之間，視爲秦越。人心國勢，所係非輕。今賊勢方張，攻圍州縣，版籍雖存，人戶漸耗。有司畏罪不敢悉聞。數年之後，此地之患未易言也。今官軍士兵尚皆可用，惟糧爲之近歲頗豐，請下撫臣亟議儲蓄，務使有餘。然後可以責斬馘之功。臣又聞西北諸邊軍糧折價十分爲率，給不二三。禁制雖嚴，莫知改革。臣請申明禁約，依本地時價量爲增給，使人情少慍。兵氣漸揚，則攻守之間，惟所用而無不效矣。一孟子曰：省刑罰，今

之五刑最輕者爲杖爲笞。然杖有分寸，笞有多寡。極爲詳慎。獄訟旣多人，苦難制，乃有矯輕以從重者。在京法司密邇輦轂，尚少過差。在外諸司或倚法立威，笞杖之罪往往致死。補立卷案，旁引醫症。縱令事覺，不過以因公還職。於是箠人重者爲能吏，殺人多者爲好官。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傷天地之和，壞國家之法。莫有大於此者。欲令以一時之蹇諉諸過誤，理或有之。而多者數十，甚者數百。槩以因公自解，豈復有所懼哉。故勘平人有抵命之律，刑具非法有除名之例。偶不出此，則謂之因公。一以公名雖多無害，則此情重而律輕者，不可以不議也。請凡榜訊輕罪，卽時至死。累二十人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令吏部法司議行降調。

或病死不實者醫証人等并治以罪。且律不可易而例可增。今科罰銀物不致殺人。尚有降調之例。以此罪當此情。似不爲過。亦可以爲殘民者之戒也。一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堯舜之世。人人得言者。以堯舜能容之也。中古以諫名官言者亦少。願治之君嘗勸其直而容其過。陛下卽位之初。大開言路。先朝諫諍之臣。如汪奎、蕭顯、徐鏞等。次等叙遷。如林俊等。特加超擢。皆以爲堯舜復出。間有言事狂直。上煩譴責者。詞雖太戇。心實愛君。旣示磨礪。宜加技拭。近者羣臣交章請赦彭程。已蒙恩旨。令該部看詳。切見任儀所坐。亦以扶國體。非爲私謀。未蒙前雪。今當陛下求言之日。而不宥以言得罪之臣。天

下之人孰知所嚮。陛下旣以復數人於前。亦何惜不宥此一二。人於後。以答羣臣之請也。一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臣切惟今之內閣六部察院諸衙門。所謂大臣講讀臺諫。所謂重任。近年以來。三司得以訟巡撫。府縣得以訟巡按。小官百執事。得以訟尚書侍郎都御史。事下有司。互爲勝負。此風旣行。漸不可長。况其所奏多涉誣罔。上煩聖聽。下駭物情。非聖世所宜有也。請自今以後。凡有屈抑。止許據實自陳。本。事。凡懷挾仇忿。故爲誣劾者。槩勿施行。庶幾委任得專。體統不紊。臣又見經筵爲講道之地。與朝署不同。故凡奏對之時。雖師保大臣。必行跪禮。惟講官拜稽之後。立講於前。以示優異。此祖宗定

制而古之大儒。猶有致譏於坐立之間者。以聖賢之道在故也。近日講官小有遺誤。遽遭糾劾。荷蒙聖恩。特置不問。朝廷優之以講道之禮。而有司律之以奏事之儀。自開設經筵以來。未嘗有此。臣伏觀累朝所定儀注。止有侍儀官御史二員。序班二員。無所謂糾儀者。先帝臨朝。極嚴奏對之禮。御史等官不敢毫髮縱貸。而如大學士陳文侍講商良臣等進講。差錯不聞糾劾。朝廷亦不以責糾劾之官。臣又復見先帝念通政司鴻臚寺奏事繁難。特命一二字差錯不必來說。欽遵至今。卽是故事。臣愚以爲經筵之職。較諸通政司所奏。鴻臚所引事體尤重。而講讀之詞。動以千計。繁文倍之。臣請自今進講一二字差錯者。炤先帝所降通政鴻臚恩例。勿得

糾劾。以仰承陛下優禮儒臣之盛意。疏入。上命所司議處。以聞。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爲第一。七年甲寅。擢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勅。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國。奏請命官往問。上欲從之。東陽會同官上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害實大。宜勿聽。十年丁巳。秩滿。賜金犀帶。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復會同官上疏。極言其非。時武州知州劉遜逮繫科道會奏。上震怒。俱下獄。東陽復上疏。揀之上。爲霽威。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制。戊午。

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五月復召問親定團營總兵官九月清寧宮災東陽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茫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虞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為修德此乃姑息之謀災惑聖聽莫此為甚且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敝下情不達上德不宜愁嘆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繇越二月有為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為不可又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東陽又以為不可上俱從之己未程敏政典試給事中華泉劾之命東陽覆試壬申會典成賜玉帶十六年癸亥改兼戶部尚書謹身

殿大學士甲子命祀孔子於闕里還朝上時政疏上命有司議行十八年乙丑孝宗不豫召入玉几前受顧命武宗登極凡詔冊謚議諸大制作皆出其手是歲之詔興革利弊禁治姦宄最為嚴正天下誦之尋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丙寅上倦於政近習引為馳騁荒淫等事東陽同劉健等上疏詳見健傳會府部科道疏請誅劉瑾不遂瑾矯詔逐劉健謝遷獨留東陽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丁卯劉瑾擅權適尚寶司卿崔濟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為邏卒誣執枷號於長安門外東陽上疏力拯之命戍邊時聞內苑御船獵獸上疏曰今歲自端陽後金鼓砲火聲徹都邑廐牧廝

其
其
其

其後武廟竟以溺致疾

皇明車世編
卷之二
李東陽
役紛克禁庭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懾不敢諫。不知祖宗分職設官。朝廷糜祿養士。將焉用之。昔漢司馬相如諫擊熊豕。以為軼羣之獸。輿不及還。輶人不暇施巧。非天子所宜近。薛廣德諫御樓船。以為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伏望鑒古道。以端好尚。視朝加蚤。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上褒荅之。憲廟廢后吳氏薨。李東陽等言。漢成帝廢后許氏葬延陵。交道廐西。光武廢后郭氏葬北邙山。凡皇后廢黜。史冊猶稱廢后。書其葬地。未有降為庶人之理。廢后吳氏原奉。憲宗皇帝詔書止云。退居別宮。閑住累朝。以來服食供奉。皆從優厚。今日之事宜。令禮部斟酌儀節。凡事宜從簡省。而殯歛祭葬。皆不可闕。以存皇上敬老念舊。

之心。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亦美事也。上諭禮部。倣英廟惠妃故事。太常寺以祭儀。上請命歲時用素。羞別祭於墓所。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等。忤瑾盛暑枷號垂絕。東陽上疏。掾之。獲釋為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東陽。又力掾之。是月蚤朝。罷有文一卷。委於丹墀。侍班御史奏請查究。乃錄瑾等過惡者。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尋傳旨。令跪赤日中。瑾等面詰。莫肯承認。申刻詔下獄。究問者三百餘人。東陽奏曰。匿名文字出於一人。其陰謀究計。正須於稠人廣眾之中。掩其形迹。而遂其詐術也。各官倉卒拜起。豈能知見。况一人之外。皆無罪之人。今并置縲紲。互相驚疑。炎暑薰蒸。人不自保矣。惟皇上先行釋放。而後密加體訪。寘之典刑。

真有救濟
當時亦少
此人不得

上從而釋之。是日暴而死者，刑部主事何鉞、順天府推官周忱、禮部進士陸伸、暘而病者無算。瑾行新例，逃軍連坐，窩主隣佑皆籍沒克軍，遠近騷然，民不堪命。又強盜日衆，欲并其家屬發遣克軍，又連坐親屬，禍且甚。又錦衣邏較於近京州縣，捕盜不得，并其無服親屬，俱執送法。司法司承奉風旨，槩坐籍沒克軍。又山東梁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炤例陞土官巡檢。都察院覆奏請查舊盜七十家窩主隣佑，皆炤新例籍沒發遣。東陽奏曰：「皇上比來勵精圖治，威令大行，中外臣民罔不悚懼。但霜雪之後，必有陽春雷電之餘，必有甘雨。此固上天之道，君人所當法者。臣姑舉其一二。」上塵容覽，如逃軍及拐馬人犯，謫令戍邊，而窩主隣佑火

欲取姑與
此為諷諫

甲發戍近衛，雖亦懲姦至意，然罪有差等，請量情擬坐，或責限令其自首。如各衙門有犯，通查歷年經該僉書職名，追究懲治，雖亦懲姦至意，但以一時之失而窮一二十年之遠，以一事之差而累數十人之衆，非惟人才難得，抑且情有可矜。請於侵盜錢糧，并受贓人命重情，不宥外，其他犯公錯者，罪坐本犯經手者，止坐該年遷官去任者，依律發落。如各處查盤糧草，虧折浥爛者，罪逮巡撫，甚至加倍追償，雖亦慎重錢穀至意，然職有大小，責有專否，陪補虧折，律有明條。管糧管屯等官，固難辭責。若巡撫之職，督理欠嚴，別無侵盜情節，請從輕罷黜。如各處見差官較真偽，莫分聞有假名，撓法罪逮各官，雖亦杜絕時弊至意，但遠邇驚疑，請於輕犯責令

撫按問擬前項官較罷其差出真者不差則僞者無繇而作疏入
上深嘉其爲國計切於輔治見迺官員并虧折糧草諸事猶令
該部斟酌以聞然一時所全活者不知幾千人瑾欲巧取橫斂因
以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誑誤者假以姑免提問爲名各罰未以實
邊儲士大夫畏其凌虐亦甘於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
五百石坐是破家者衆東陽委曲開導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
關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瑾欲積天下司府州縣預備倉糧
因言各官罰納者其在邊關多勞少逸不若令於原籍預備倉上
納却爲實用遂免輸邊之苦其隨幾應變潛消默奪使天下陰受
其福者類如此四川鎮守太監羅籥請便宜行事瑾實主之東陽

力言不可因奏曰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外都布按三司都司
掌兵而不掌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
問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益分而不專此祖宗防微
杜漸之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
置鎮守總兵官又後差內官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
則同而不專故救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拘
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則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
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如舊有草
寇生發則調兵征勦土官必須奏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旣革
去巡撫若并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

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
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行事。餘如所
議。又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以濕潤
米等項。賍遂至大獄。必欲寘之死地。東陽乃力諍之。瑾曰。熊所犯
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
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
免死。豈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湯和。鄧
愈。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已革罷。陳瑄不從。廝殺有功。當代豈足
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曾
廝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

當時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
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
利也。瑾不答。止革熊爵時。上以久旱風霾。兩降綸音。命羣臣致
齋。祭天地社稷山川。仍敕兵部法司。將逃軍強盜私鹽窩主鄰佑
克軍擺站者。盡釋放。枷號者。卽時饒免。強盜正犯。再行審問。徒流
以下。減等發落。東陽言。臣等聞命欣躍。至於感泣。中外傳播歡聲。
動地。所以安人心。回天意者。端在於此。尚有一二仰干天聽。王府
逃較。與逃軍同窩主鄰佑。連累發遣。克軍擺站。并見問。未經發遣
者。乞炤例。釋放。傾使假銀。僞造印信。舉放私債。較之強盜。有間。除
正犯外。窩主鄰佑。亦乞放免。仍將傾使低銀正犯。止炤本律問罪。

因其勢而
利道之故
易爲力

犯罪克軍正犯已故家屬該發遣隨住者查有親男炤例發遣無
子婦人一應家屬乞免發遣已發遣者並行釋放死罪重囚奏訴
三次者本犯乞免加罪家屬免克軍婦人無夫者免配邊軍凡犯
罪家產沒官除謀逆以上重罪外其餘近例沒官者並免兩法司
錦衣衛見監死罪重囚除強盜已有旨其餘乞炤通年熱審事例
開奏定奪南京見監併枷號輕重罪囚亦炤在京近奉恩例一體
施行文武官罰米爲例若實係家貧不係故意遷延者乞再限三
月仍免加倍上納各處獲盜數多中不無扳指冤抑見問併續獲
者乞令各該捕盜等官用心研審務見贓仗失主併同行上道之
人明白擬奏如或輕信妄拿濫及無辜希圖陞職免罪者事發之

日罪有所歸再炤正德年間問罪條例近該給事中屈銓奏准頒
行乞令三法司議擬歸一請自上裁求爲遵守上批答曰朕覽
卿所言皆有裨於治理具見爲國至意當悉從而行之會寘藩之
變朝廷命將出師詔告天下內一欵取回各處差出官較瑾不然
曰是要革行事衙門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行事
衙門官較止在京城今差出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
因而矯托真偽莫辨近因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真者取回則僞者
無自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例稿示之瑾乃語塞八月十三寧夏
獻俘既入東安門上親賜宴勞太監張永乘間出懷中疏奏劉
瑾十七事且言其事多不軌武宗震怒當夜遣人執瑾次日蚤

必討收逮
消息乃敢

得無亦自
為地

令太監溫祥等持來疏至內閣讀畢徐問今當如何溫祥曰已收
逮矣東陽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祥輩乃曰須傳旨行之東
陽乃援筆擬進上降旨罪瑾幾百餘言皆應死律末云劉瑾所
壞事情科道官指實來說翌日科道列劉瑾罪惡三十餘條乃下
瑾鎮撫司獄會鞠於午門前得其私製兵甲刻期起手罪狀明白
坐謀反律於是降旨極言罪狀特令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拾其
肉嚼之須臾而盡天下聞而快之是時藉瑾書籍得秦府求壽王
為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卑謫上怒甚欲降勅切責東陽
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光武誅叛賊王郎
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

安歷代相傳以為盛事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托朝廷威福以
劫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
禮儀雖於律法有碍但因畏罪避禍多不得已情有可原况王府
懿親尤宜優待自非知情助叛法不可赦者其細故小過亦須曲
賜包容若指論罪實降勅切責則凡有書信饋送者不知其幾傳
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不可不為之慮今劉
瑾已正典刑乞聖明將此壽詞置之不問并一應文書涉叛逆事
情者并行燒燬使人心安帖事體穩當上以為然於是悉焚其
往返文字無延及者逆瑾既誅上以東陽有反正功特進左柱
國蔭其從子兆蕃為尚寶司丞東陽復上疏言臣誤蒙先帝及

皇明輯世錄
卷之二
三
陛下委托扶衰力疾強効馳驅比者劉瑾專權亂政備員禁近事體相關凡票本擬旨撰寫敕書或駁下再三或徑自改竄或帶回私宅假手他人或遁出膳黃逼令落底真偽混淆無從辯白臣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荷蒙淵衷明見謂不干內閣恐玉毀櫝中亦難辭責理宜罷黜上溫旨諭留且曰四五年來劉瑾恣爲蒙蔽卿委曲匡持朕已具悉宜安心辦事瑾亂政害人事件卽令各衙門逐一查革改正復上疏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托生民所仰賴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論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先帝顧命惟欲

陛下蚤嗣大位蚤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於朝奏講讀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遊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不報工部奏言京城內外工役浩繁州邑坐派無遺民財刻削殆盡在處災傷四方盜起况京營軍士摘撥做工終歲不操相率逃避軍民俱困乞將不亟工程暫止東陽等言工部所言固爲激切內添蓋房屋一事尤爲緊要蓋自去年夏秋以來外間傳聞豹房內添蓋房屋又聞豎立旛竿似有創建寺祠之意臣等切念寺觀乃異端之教其間義理不暇深論但宮禁之體與城市不同自古及今並

皇明通志
無禁中創建寺觀事。番僧人等往來混雜。無賴之徒。因為詐冒。萬一變生不測。難以關防。其於事體所關不細。而財用之費耗。軍民之困苦。又不足言矣。切見成化間。欲於內府建玉皇閣。憲宗皇帝因閣臣之言而止。弘治間。欲於近城造延壽塔。孝宗皇帝亦因閣臣之言而止。史冊書之。以為聖明美事。伏望將前項工程。即賜停止。其餘不急之務。大加減節。不報七年。李東陽等又上疏曰。伏見去冬以來。京師地震。有聲。霸州山陝。福建雲南等處。相繼地震。周官燹理。不備其人。漢廷策免。亦有故事。臣等或親承顧命。或特被簡存。職在論思。憂惶無地。且如講筵聖學所關也。臣等不能盡啓沃之功。蚤朝政令所出也。臣等不能在倍從之列。宗廟社稷。

神靈之所在。至尊嚴也。臣等不能執奔走之事。而歲時奠獻。但遣公侯。宮殿門禁。天子之所居。至深密也。臣等不能知動止之詳。而晨昏出入。未聞警蹕。凡如此類。不敢盡言。即今帑藏空虛。軍民窮困。流移不已。寇盜肆行。江西四川。累歲用兵。山東河南。南北直隸。所至殘破。戕害將領。荼毒生靈。蓋自創業靖難以來。未嘗有此。臣等適當其責。罪無所逃。仰瀆威嚴。伏賜黜罷。尤望淵衷朗悟。如日中天。溫習舊聞。日親經史。視朝享獻。一復舊規。親信必恭謹之人。委任必忠良之士。嚴內外出入之防。別堂陛崇卑之分。動息有恒。飲膳有節。頤養聖躬。茂隆國本。惟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耳。疏入。不報。巨寇劉六。衆至數十萬。初發畿甸。勢張甚。王師屯德州。惠安伯。

皇朝通志
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恐爲所勝制倡爲招撫之議司禮張永以問東陽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悖理犯法非夷狄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兵赤子遭其荼毒數千萬衆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無分寸效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爲計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更有何說永等皆嘆曰終是老成之見議遂定旣而賊平以東陽等運籌定策廕一子錦衣衛世襲千戶東陽力言文墨之臣不當與矢石之功疏四上改廕文職六品再辭不允有獻密計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人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上遣司禮監谷大用至閣議東陽力辯以爲不可大用等謂

此有先入之言牢不可破盍姑試之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與聞國計知其不可若勉強曲從卽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筆者固存國事一壞雖死何贖往返再日乃具揭帖畧陳其不可且言如以聖駕看牲在途欲比常加意竊見總兵郜永見在滄州宜令兵部密切行文暨帶領邊軍近京住劄事畢之日仍令還鎮庶事體停當人心安靖乃下兵部會議兵部始以爲可行及聞閣議乃知衆論多未協者覆議至再皆云不可而內意已定司禮監文書官逼令擬票云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極言其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亟事方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傷國威

文正奏疏
最為通明
暢切前劉
文靖諸合

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汙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治。五不便也。違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之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為糜費無窮。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於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虛空。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虞。咎將

疏當出其

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者有此數端。今五府以為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為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為不便。臣等以腹心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曲從。是蒲朝之臣。皆有為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伏望聖明洞察。特采人言。稍俟從容。務求至當。寔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福也。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議。翌日乃丙隆行之。遂乞休。賜之勅命。備加褒獎。仍廕其從子兆延為中書舍人。十一年卒於家。壽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所著有懷麓堂藁。殿學記云。予觀楊邃菴叙懷麓堂稿云。高才絕學。獨步一世。如大河之源。出崑崙至積石。至龍門。至底柱。吞吐百川。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邵二泉叙續稿云。盛德嘉謨。澤被海內。如大將御戎。不聞號令。一節一麾。無不如意。嗟乎。可謂知言矣。予以為弘治間。薄海外內。太和流行。兵以不試。為強財。以不蓄。為富刑。以不用。為治。伊誰之

惟○有○文○正
之○才○乃○能
委○曲○救○濟
若○欲○文○靖
留○而○委○蛇
非○惟○心○有
不○願○力○亦
不○能○不○若

守其剛介
之為愈益
諒節通才
人有各擅
也

力也。君子是以知文正之不可及也。太常氏曰：世之病文正者，謂其當內監持疏下閣時，不與劉謝一公同諍。又玄貞觀之碑文，稱頌逆瑾，因而疑其洩言於瑾。考之當時，欲芟薙此輩，原未嘗密何待於洩也。藉令文正為首揆而不諍，或以文正之不諍而敗事，則脂韋之罪，誠無所逃。乃雒陽寔首相，又與餘姚力諍，即文正更加詆訾。安見有益於事，繇其後之調停保全，則知人各有見，亦各有志矣。故予以為在內閣爭論之時，少一文正，不重於鴻毛；在縉紳流毒之日，得一文正，不輕於泰山。蓋潔其迹，以全名；此曲士之所易濡其跡，以救世，乃聖賢之所難論。人者，必當以孔孟為宗。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孟子曰：或遠或近，或

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比干既諫，微箕相繼而死，何掇於紂。惟去者不嫌於避禍，奴者不嫌於受辱，而後死者之心，斯慰。文正生平操履端嚴，不媿屋漏。身死之後，家無贏財，其身又焉有不潔哉。易夬之四曰：壯于頄，有凶。劉謝之謂也。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文正之謂也。

王端毅恕

此乃實用

王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魁偉高聳，音吐如鐘。博通諸經子史，三十餘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治古文辭，而恕不喜爲古文詞。其學務以明體適用，本之經術，博極經濟而已。以是不得留，出爲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所讞決必麗情法，人不敢干以私。嘗條刑罰之不中者六事，上之朝而議行之。擢知揚州府，揚淮之大都會，恕以直道精心爲之，屢辨疑獄，吏民皆愛服。歲再饑，上疏請再賑度事，已迫不待報而發倉廩，且別市藥以施病者，立資政書院，集少年諸生其間，延文行士爲之師。太守以間按行，召諸生，哀衣講說，恂恂禮讓。文事大振，以考最超，拜江西右布政使，揚人挽

留之不得相率伐石勒其德政其在江西有便於民者毅然主之無少顧忌嶺寇有犯贛州者恕奉檄率師討平之轉河南左布政以公廉稱賦稅出納吏不能蠹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襄荆諸府時以襄南地多山險秦越之民萃焉日剽攻殺掠而礦賊亦不時發特開府治而恕首爲草創事事經畧有成奠首獲南陽之爭礦稱兵者已會兵搗襄盜巢平之殲其魁釋脅從之衆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之亂旣捷而大將欲搜山盡取其首以徼功賞恕持不可念所從將卒必有乘間爲賊者乃下令曰擅殺一人卽抵死衆肅然無敢犯因榜諭流民各使復業後流民聚貲立生祠恕仍家繪一像又陳善後事宜一襄陽荆州三衛并夷陵千

戶所官軍正統十四年爲因摘調鎮遠靖州等衛官軍前去麓川等處征進致令邊城缺守苗賊出沒暨將荆襄等衛官軍調去彼處分作兩班輪流備禦隨後又將三班軍餘亦調前去合令頭班官軍炤舊前去備禦將二班三班官軍餘丁存留本處操守一襄陽府房縣僻在萬山之中離府八日之程所轄地方有歇馬大市螭嶼溪格兜坡潭坪馬腦關三坎峪梯兒崖頭沙河湯家河洞庭廟玉女廟長口榔口馬欄青峰壽陽栢木前坪後坪洪坪等處土地肥饒道路險阻各處流移人戶在彼潛住者不下萬數近者劉千斤等一起衆皆響應相從爲非先曾設立一千戶所在彼守禦節因差調各邊備禦征進并漕運去訖止留老弱不能防守且前

項地方溪水雖多灘浪峻急舟楫不通漕運艱難合將本所官軍盡數掣回操守其該所原發運糧官軍議於各縣另行招數撥補一襄陽府均州地當四方之中與竹山房縣上津鄖縣穀城光化相爲唇齒本州原設一千戶所一以守禦本地一以控制附近縣分永樂年間奉勅全存修理太和山宮觀查得本所寔有食糧正軍一千二百餘員名餘丁三千餘名雖有修理之名其實歇役者多合將正軍盡數令其在城操練其餘丁則輪班修理一襄陽府均州南漳穀城竹山鄖縣上津房縣等處荆州府當陽遠安等處各有千戶所守禦鄖縣上津竹山三處俱離均房二千戶所不遠穀城南漳離襄陽衛不遠當陽離夷陵千戶所不遠惟遠安縣西

北抵房縣千戶所五百餘里西南抵夷陵千戶所二百八十里東南抵荆州三衛三百四十餘里又離荆門南漳當陽等州縣俱各寫遠况本縣止有一里半遇有盜賊生發急無官軍採援查得已革去荆州護衛官軍見在荆州三衛帶管合於內查屯田近遠安者摘調一千戶所發去遠安縣與民相兼修築城池設立千戶所衙門守禦地方如不足一所就於別所奏撥一襄陽府房縣南漳穀城襄陽四縣荆州府當陽縣地方接連陝西四川河南疆域廣闊道路險阻要害去處因無巡司盤詰以此各處流移人戶逃軍逃囚僧道人等往往來彼或開山耕種或結菴居住停藏年久聚集爲非看得房縣板橋山穀城縣石花街南漳縣七里頭襄陽縣

油枋灘。當陽縣漳河口。俱係緊要去處。每處各該設一巡簡司。例銓官撥吏。就於該縣僉點弓兵一百名。令其常川盤詰。除住種年久附籍已定流民。聽其本分生理外。其不曾附籍者。發回原籍。當差造作為非者。拏送官司治罪。私自結菴僧道。就將菴舍拆毀。有度牒者。遞送原出家寺院識認。住坐無度牒者。解送本管官司問罪。還俗各處。赴食流民僧道。一應無文引之人。俱不許擅入前項山場。一襄陽府均州竹山鄖陽上津南漳穀城棗陽光化宜城。荆州府當陽遠安等州縣。在前因是土民不及里數。俱係裁減衙門。一遇公差考滿。輒委雜職署事。耽悞實多。合於州添設同知一員。於縣添設縣丞一員。令其專一撫安人民。緝捕盜賊。防革姦弊。

身日則湖
身高甚矣

俱奉旨允行。母憂歸。即家起復。巡撫河南。以襄陽前功。遷左副都御史。境內苦霖苦旱。又苦蝗。大風晝晦。乃上疏乞罷。以謝豫人。因極言止營建。崇儉約。以回天意。詔不聽。罷。而所疏荒政甚詳。上為之蠲賦。有差。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服除。以刑部左侍郎治漕河。時河道淤阻。饒道不通。恕躬視上下。僉稽眾論。且奏揚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接濟湖面。與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每遇乾旱。湖水稍耗。則河輒為之淺。澀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比湖身。濬深三尺。則湖水自來。河水自深。雖遇乾旱。亦可無阻。又云。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家灣。南北三十餘里。俱係磚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

良高善矣
今日傾誠
五塘之利
是時已言
之

湧、損壞船隻、漂失錢糧、人命不可勝計。况前項堤岸之外地勢頗低，若再濬深三尺，濶十二丈，取土以爲外堤，就將內堤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於內行船，仍於外堤造減水閘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併查雷公上下塘，勾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跡，各有放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遺址尚存。近來止是打造土埧閘水，隨修隨塌，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板閘一座，減水閘三座，潦則減水，不能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疏入俱允行之。又請禁馬快船，齎商貨，縱橫郵道，間妨糧運。且上弭災數事，倦倦民力。上爲之下，蠲租詔時。順德知府黎永明，以殿公差人員，浙江布政使劉福等，以織造段匹，不如

法降調等項發遣，恕以事在革前，不當使詔旨不信。力言之。改南京戶部復大有損益部事理，如處置運糧餘丁月糧，查銷茶引，令勲臣具印信公文，關支祿米，事事皆有條貫。復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頗爲左遷。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而鎮守中貴橫甚，借恕彈壓之。恕單車移二童子以往，先是朝廷遣使往安南，皆繇廣西，未有繇雲南者。中貴人錢能乃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吳裝玩好，馳驛謁安南王黎灝。安南王君臣駭愕久之，欲因間啓途，以襲滇。乃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往返數四。景等復與其國互市，稱載歸。恕廉得之，遣騎道執景，景迫投井死。而悉鄣鑄其從者，下之獄。沒入其賄，飛章露効，能通

外夷罪當死言昔交趾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啓釁致麓賊
叛逆今能私通安南禍且不測報聞錢能使使馳驛以黃鸚鵡進
恕復上章極言明主不貴異物今萬里勞人而進一羽族微物恐
天下有以窺見上意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狀上不得已召
能歸安置南京而黔國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官軍
土民皆還部業使人至夷方無敢索賂矣時方遣刑部郎中鍾蕃
勘錢能事忽有賫駕帖下蕃所者恕言舊例駕帖下諸司則用司
禮監印刑科號皇城各門關防今皆無之何以爲信設駕帖賜死
者其人將何如死之恐孤臣節不死恐違君命在雲南九閱月疏
二十上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尋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往返衣

書各一橐無纖毫增未幾叅贊南京守備遷南京兵部尚書叅贊
如故盡攝管將之占役者一卒不得走私門番使過龍江驛嚴禁
織作工賈非奉旨毋得自爲互市考選軍政卽同事者無敢干頗
不便恕而適有奧力取中旨改戶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
畿兼總督糧餉恕益日夜孜孜於職下車首延耆碩降色與談民
間利病因而刺及屬吏賢否諸屬吏故已耳恕名其墨不可洗者
望風解印綬去留者相濯磨爭欲獻其長以自效以故恕不勞而
治首列諸事上請一以江南諸郡運米至瓜淮水次交兌勞民傷
財不若加以過江米令軍過江兌運一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
於收取過重多至破家乞嚴禁革一以光祿寺歲供白粳之煩而

槩以食工匠貧子。請爲裁制。一以蘇松所轄衛所官吏旗軍俸糧。不供半歲。請於起運淮揚倉米。炤數存留。又別派市物料織造緞綵。及貢獻花木禽獸。請賜蠲省。皆報可。蘇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以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舊例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減半徵。而民田全免。久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多歸下戶。恕乃爲之損益。官田量減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焉。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人頌之。以爲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忱以十八年。恕不二年。其久與暫。不相當。然忱彷彿姚元之。恕則賢於宋璟矣。時文華殿辦事上。

林苑監錄事邵義。以傳奉陞直隸蘇州府通判。恕言。臣查得蘇州府原該通判三員。一員管府事。一員管糧。一員管治農。皆見任無缺。今陞邵義。是爲額外冗員。官冗則事不歸一。而民擾。且邵義原任錄事。正九品也。依例止該陞正八品。今陞正六品。無乃有壞選法乎。選法壞則士無定志。而奔競之風起。且邵義之爲錄事小官也。名寔未加於上下。今不繇吏部銓選。而傳奉。聖旨陞授。開此路。後將難止。傳奉漸廣。不惟俸祿皂隸。耗國損民。將盡據天下之要地。恃寵妄爲。正路蔡蕪。賢者難進。則郡縣之政。日益非矣。中貴人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截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疏言。帝王之學。要在典謨訓誥。及無逸旅獒。皆帝王脩身治國平天下。

之道上不之取而取截江網者何瑣瑣也。佛像外道亦不足汙清
覽。既而中貴王敬挾其千戶王臣所謂王瘠子者以妖術取中旨
齋御帑金併引鹽收市圖籍珍翫因而張皇聲勢搜刮富人財寶
殆盡官府供億不貲人情洶洶。恕乃盡列其姦罪狀三劾奏之。王
敬亦誣奏恕因而株及常州守孫仁方未決而東廠中貴人尚銘
亦發其狀。上始下敬錦衣獄。謫戍之併戍其黨十八人。而梟王
臣首於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恕又請罷內降官數人。又以
京師地震乞辭位不許。尋復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時錢能
復竇緣得同守備南京與恕共事。然益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
也。吾惟有敬事而已。恕諗其少自抑損。坦待之。卒無害。而恕以年

老乞休不許。滿九載。加太子少保。以秦晉饑言便宜十事。刑部員
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方與妖僧繼曉比而益大鎮國。永昌等
其言直忤旨。下詔獄。都督經歷張黼抹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
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於千餘寺者。舛
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數百家。費內帑數十萬金。俊言當不宜
罪。宜特復其官。因併復黼官。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嫌。以星變還
俊黼南京。恕因是益自信。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
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
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
公卿大臣皆側目。而上亦微厭之。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

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既歸名益高臺諫推薦無虛月庶吉士鄒智等抗章言事極詆萬安劉吉而稱王恕彭韶疏入不報主事王純論恕忠亮下純獄謫思南推官當是時天下無事內則宦戚外則閣部各引私朋置之清顯及汪直李孜省內外交結得進退大臣大臣亦多俛仰惟恕直節不撓上崩孝廟卽位先是在東宮時已聞恕名至是宦官懷恩以忠直起自謫所首言恕於上言官亦交章薦之卽家特召之命馳驛以來中途引疾乞休不許而改吏部尚書入見卽加太子太保恕薦楊守陳彭韶張悅周經爲左右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皆引置執政忠諫久廢如王徽黃仲昭賀欽迂直

被抑如周瑛祁順並皆薦用裁抑僥倖褒獎名節無敢以私干者劉吉在內閣每持恕恕直已不屈會南科道劾吉又言恕且老而賢不當勞以繁劇宜納之內閣備顧問上報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所不從何必內閣也劉吉深銜之上時釋奠文廟恕請加禮於是孔子前獨用幣改太牢改獻爲奠徽王請乞歸德等州地土得旨差官會河南鎮巡官責誘所司覈實恕奏言臣仰窺聖意蓋將待其報至若軍民原起科者仍給營業若未起科者悉以與王事固明白但軍民之家人口豈無生息若舊時徵糧地不多而今人口生息者倘將開墾或續置未起科地盡令割去何以聊生且陛下卽位以來灾異屢見人心未安爲宗

實錄謂恕
暫止經筵
意實無他
傑等之言
過矣臣子
愛君亦自
宜爾愛者
愈至責者
必行矣

室為親臣者。正宜為朝廷惜民固本。祈天求命。夫何以此存心者。少希求恩澤者多。臣聞徽王得地已不少。兼有本等食祿。凡吉凶之禮。合用之物。又出特賜。其富貴視朝廷不甚遠。而顧與軍民爭尺寸之地哉。乞自今有乞恩澤地土者。一切報罷。則軍民無怨。而國家永安矣。上曰。空閒地軍民占據者多。全不稽考。亦非法度。况流逋所聚。難保無虞。以此遣官踏勘。非專為王府也。宜悉朕此意。是時恕侍經筵。方酷暑。誓上汗而盛服。疲不堪。請暫輟講於宮中。進學報許。始恕以直重天下。後進慕悅之。而上方開言路。各欲有所自見。其望恕重而責之深。至是御史湯鼐進士董傑。都給事中韓重等。各疏論經筵日講不宜以暑輟。恕非所宜言。而傑

尤激。恕不懌。待罪私第。上疏乞休。上曰。君臣之間。恩猶父子。各陳所見。以盡乃職。何嫌何疑。其亟出勿避。恕乃復疏。露其意。謂人見朝廷待臣太重。責臣太深。欲臣盡取朝事。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毋論臣不敢望司馬光。今豈亦熙豐時也。縱有一二六卿分職。臣豈敢越而為之。上復優詔留之。乃止。時上於春宮內臣多所登進。又贈服色莊田。恕爭之曰。伏觀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內官。俱有定員。各有職掌。洪武末樂間。未嘗額外濫設。其太監等官。非歷練老成。雖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則不然矣。前者陛下將內官論年遞降。蓋矯往命濫陞之弊。欲復祖宗之舊制也。近聞又陞一起內官人數頗多。不知是前日遞降者。不知別

是一起也。前旣以爲濫而遞降之。今以爲不濫而復陞之。舉措如此。其何以示天下。上異詞以報南京守備太監蔣琮與南京科道相訐奏劉吉恨前其嘗劾已。票旨給事中方向等貶謫殆盡。琮猶自如。恕言南京守備太監蔣琮與御史姜綰等訐奏失實。例俱有罪。今綰等降外。侍郎黃孔昭亦以勘事罰俸。琮乃獨蒙恩宥。人多不平。乞追還前旨以消物議。上不允。又給事中周紘御史張炳南京教場點軍數少。不准被調守備官奏其罪。劉吉票旨令吏部調外任。恕執不可。吉仍票旨云已從寬。恕復奏天下大事賞與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爲治之良法也。今不治失伍之罪。反責點操之官。後來何以使人哉。未允。臺諫交奏。恕言宜聽紘炳

乃得改京任。時有工匠以蘆溝橋工乞陞。恕言官匠營造乃其職分。自成化初年以前。修河築堤。並無陞官事例。至十九年以後。築蘆溝橋決口。恭慎夫人墳墓。大慈恩寺殿宇。始濫陞匠官。并欽天監太醫院等衙門。日增月益。大壞名器。比因科道之言。一切罷去。識者以爲太平盛事。今一旦復濫陞如舊人。其謂何。比者營先帝山陵。所役軍匠至四萬人。亦未嘗有陞職者。此役較之山陵。不及二分之一。顧欲妄濫陞官。甚失輕重之序。况修城等役。今方並興。若俱炤例。其爲冗濫。又復如前。豈不爲新政之累。上從其言。御史湯鶴壽州人也。前以經筵譏恕。又嘗論閣臣歸過於上。無人臣義。會范安尹直去。鶴日夜酣呼曰。小人退。君子進。雖劉吉尚在。

不足忌也。吉乃使御史魏璋伺之。會壽州守劉槩以書稱之。引夢中見一人牽牛陷澤中。槩手提牛角引之而上。以人牛象國姓。此國勢危而槩安之也。璋遂以此劾之。下詔獄。欲坐槩妖言論斬。而槩亦以誹謗妖言論罪。恕力辨其不然。上命姑緩之。迨法司讞上。槩等皆得減死。陝西巡按御史李興有風裁。而微過刻。為同事者所中。以多杖人死。當大辟。恕謂非故禁。故勘於法不當。大辟亦減從戍。初。司樂徐啓端已經革罷。尚書劉崧題稱本寺缺官供祀。乞復其官。恕議。陛下嗣位之初。首罷傳陞官員。奔競稍息。今劉崧欲將徐啓端復職食祿。是為傳陞官員立赤幟也。若用一人。將數千百相率而來。豈勝煩擾。寢格不行。又徽王乞陞均州為府。晉

王乞為世子。別設典膳。又乞醫生王玉傳奉陞院判。御馬太監陳富傳奉親王奏討醫士張騎等二名。恕力論止之。修理河橋工竣。太監李廣乞陞工匠官四人。冠帶者五人。恕又上言。陛下嗣承大統之初。中外臣民翕然愛戴者。固繇一祖宗德澤及人之深。亦繇陛下首頒詔旨。革罷傳奉冗官。驅逐妖僧邪士。不受貢獻。停止織造。裁省冗費。數者有以動之也。臣等受陛下大恩。忝居銓選之司。若於用人得失。漫不可否。惟順旨而行。竊恐陰壞大事。失天下心。雖死何贖。是以不避斧鉞之誅。屢進逆耳之言。無非欲匡輔至治。少盡臣職而已。且如前者太監李興奏陞蘆溝橋管工副使潘浴等。陛下已納臣言。特降賞賜。今太監李廣奏將修城垣。

冠帶官尚禮等量加俸級。陛下却降陞賞之旨，是功同而賞異也。臣等固不知李與之意有無不平，在他人必將復比例上請矣。况尚禮等多前時革罷傳奉官員，前日革之已得衆心，今日陞之豈不失衆心乎？又况革罷之官千百餘員，因尚禮等又得陞職，未免復尋蹊徑，夤緣求進，不知何以處之。欲不爲聖政之累難矣。且正統年間營建宮殿，包砌京城等工，如彼其大，陞授匠官尚不越五六員。今此之役較前功不及萬分之一，反陞如此之多，不亦異乎？不行又言臣力竭矣。惟陛下慎之將來耳。上溫旨報聞。是時工役煩興，請乞相繼。恕罔不力言極諍，不暇計其允否也。壽寧伯張巒請給勳號并誥券，恕言昔錢太后正位中宮五十年，錢承

宗始封伯，王太后正位中宮二十年，王源始封伯，皇后正位中宮纔三年，巒卽蒙恩封伯。今又急有此請，恐人情驚愕，有累聖德，乞遲數年以息人言。上不從。徐生者太醫院諸醫也，傳陞院判。恕執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同御藥房太監選用，恕力爭。祖宗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例，成憲不可更。末流不可揀。上曰：徐生善藥，與院判恕遂乞休。疏屢上。上曰：卿持正輔佐朕，心知之，勿辭。旣而文華殿降革中書杜昌守奏請復職，恕又言：比因太醫院院判徐生夤緣復用，臣等言之，科道言之，俱不見聽，以致文華殿書辦中書舍人杜昌守輒敢劾。尤此御史滕祐所以反覆懇懇言之也。伏望將徐生杜昌守執送法司，明正其罪，庶紀綱不壞。

弊端可絕。若置而不論，則傳奉降革官員，又何憚而不為奏擾哉？
奏上得旨，杜昌守具奏煩擾，希求復職，本當執問，姑貸之。今仍舊
供事，時御醫王玉自陳效勞春宮，乞陞職。吏部請逮問，得旨，王玉
免送問。陞俸二級。後有奏擾者，送問不宥。於是恕言。陛下卽位
之初，裁革冗官，太醫院堂上止留院使一員，院判二員，額外濫設
者，俱降御醫供事。玉本以傳奉陞至院判，亦在降中。今又以自陳
陞俸二級。陛下若聽臣等所言，將玉置之於理，是為懲有罪，法
之正也。免其送問，是為宥有罪，猶之可也。今既免其送問，又陞俸
二級，是為賞有罪矣。豈可乎哉？若臣等不言，後來復有乞陞奏擾
者，却行執奏，其何以服彼心？亦何以服天下之心？欲天下不謂臣

等為佞臣得乎？伏望收回陞俸之命，令玉仍以舊職供事，庶不累
陛下初政之美。從之。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繼糾總兵安遠侯柳
景不法，而為景所誣，與俱罷。恕復言：柳景當追贓，聖恩免之矣。而
恩不及秦繼，是為地方軍民之害者，可恕。而除地方軍民之害者
不可用，何以服人心乎？卒奏起繼，繼為戶部尚書。山西叛賊王良等
既伏誅，或議除其黨千餘輩。恕以為：脇從宜免，議始定。九載考最，
授光祿大夫，柱國，贈及三代。上念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午
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存問。御醫視脉，牲米酒蔬相繼。而歲時鮮
異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內批通政司經歷高祿為本司參議，
恕言：祿出自科目，自能遠到而越次超陞，非所以貴祿。幸以天下

皇明輔世編 卷之二 王恕
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議事乃止。恕遇事輒言有不合，卽引疾求退。上每溫言留恕，內閣滋不悅，謂恕好名。時有建白多謂業已行矣，恕言：「天下事設有未當，雖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行無及，則古之納諫如流者，豈皆未行乎？」恕以爲不得其職，連疏乞休，皆不許。但執政擠忌日深，明示阻抑。其舉羅明丘萬，則謂私故舊，票旨留邊方用。舉太僕寺少卿白思明爲僉都巡撫，延綏則諷御史魏璋等劾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甚至臺諫劾巡撫及藩郡官，俱票旨黜革。不繇吏部定擬，恕屢疏辨明求退，則票旨云：「不必深辨，及亟去任。」執政丘濬又不悅之，訕其好名。時丘濬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旣入直文淵閣兼

大學士，恕尙持其吏部銜，且先貴，猶据其上。濬意弗善也。及是考察外察，天下布按二司及府州縣等官，年老有疾并罷，輒不謹貪酷才力不及者共一千四百員，又雜職一千一百三十五員，請如例罷黜并調用。上曰：「諸考退官俱炤舊例行，其方面知府仍指陳老疾等項實跡以聞，毋虛文泛言，以致枉人。」府州以下有到任未及三年者，亦通查具奏。旣而恕等各開具上請，且言：「府州以下官勤慎盡職者固多，貪鄙無用者不少。貪鄙無用者留一日，則民受一日之殃。是必待三年而後黜之，於彼則固當感激，於民則未免怨嗟。昔人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此殃民誤事，官雖年淺亦不可不黜也。」上曰：「人才難得，事貴得實，人貴改過。祖宗愛惜

人才凡百官考滿初任再任有平常不稱者俱令復職必待完年然後黜降今或因一人無根之言而遂革其積勤所得之官使之泯然不敢伸理是豈治世所宜有爾等皆因習舊弊不能改正今姑從所開具者處之其方面知府年老未滿六十有疾不妨治事素行不謹在陞任之先及見任不謹罷輒無爲非本部訪有實跡或有巡撫巡按只是一處開報等其餘官員到任未及二年非老疾貪酷顯著者俱留治事恕因自陳年老病作譖毀日至乞賜歸田里以全始終上曰卿朝廷老臣偶有疾宜善調理不允休致既而恕復申前請上曰卿引疾求退已有旨勉留不必固辭時考察官奏上請黜而中旨復留者九十餘員既而科道又交章請

黜遺漏及宜退復留者復命吏部指實跡恕詳疏各官考語及本部訪察者以聞得旨但憑攷語恐未爲實仍令昭所訪廣東叅政詹雨等事實具奏於是恕知言不見用且疑濬故以計窘之求去益力矣居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強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鏤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詞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旨令恕看詳回奏恕不懌意文泰受之丘濬且疏辯謂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此非有怨於先帝者卽臣傳內所言皆足以昭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且文泰無賴小人其逞此機巧深刻之詞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

皇明車世編 卷之二 王德 七
乞於午門面究文泰主使之人以正紀法遂下文泰錦衣獄獄具
謂文泰嘗謁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誦君也傳若行有豪傑
聞之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爲民御
史吳禎禎見內有尚書五子之歌等語因言待我舉奏爲先帝報
不平雖死不悔又爲之潤色其草而授之因請逮恕及濬禎面質
上爲左文泰秩而責恕賣直沽名宥之焚其傳草而罷濬禎不
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辨復不聽而恕自此屈矣於時懇疏乞休
至再三乃許之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勅而
文泰心怏怏謂濬不能爲之地又二歲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
之出曰爲若而使我相公齒王公負不義名於天下何弔爲時人

快之在任凡四十五年所上者三千餘疏皆忠直剴切家居無恙
日玩大學諸書草石渠意見能發前賢所未發嘗自言我垂老理
會學問薦紳大夫過三原里者必屏呵從謁之再拜質疑恕應之
不少勅如是者十餘年而爲正德改元之歲恕九十矣天子遣
行人齋手勅牢醴綵幣存問益月廩歲夫而諭之言恕乃復疏言
數事曰嚴軍法以肅邊境戒冗費以節財用重官爵以惜名器禁
僭侈以化民風存羨餘以備不虞給民業以均貧富又三年卒恕
飲食兼人至其日小減已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瀰漫入視
之瞑矣訃聞上爲輟朝予祭奕特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
謚端毅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顯而少子承裕遂爲南京戶部尚

書有學行不墮其聲。三。太常氏曰。愚讀端毅疏稿。而知先哲之所以告君者矣。其言質而不文。其說直而不激。如家人父子之相告語。事明意盡。不益一詞。而忠誠懇惻。憂世愛主之意。洋溢其間。使讀之易曉。聽之易動。且其所言。皆當官盡職。未嘗有一言之出位。侵官。釣奇。賣直。盜名。取寵者。豈若今世之漫衍支離。以闢靡巧。詆深文。以爲訐。藏機隱毒。以爭勝哉。是以前後三千餘疏。非劇切主上。則催抑宦倖。卒未嘗以言取禍。雖繇主之聖明。亦端毅之就事論事。不文不激。得之也。說者謂其憂世之志。如希文。經世之才。如君實。直諫如長孺。惠愛如子產。信然哉。其爲冢宰。凡所獎拔。一一皆海內名流。而於乞轉傳奉。雖卑官冗秩。不一假借。傳曰。惟賢者能以人事君。又曰。惟名與器。不以假人。斯其爲真冢宰乎。

興器不以知人其為也
射未始不以知人其為也
射未始不以知人其為也
射未始不以知人其為也
射未始不以知人其為也
射未始不以知人其為也
射未始不以知人其為也
射未始不以知人其為也
射未始不以知人其為也
射未始不以知人其為也



